

贞 探

(含 22 场情景之电影/电视剧本)

剧中人

吴正汉：眼科医师	王院长：某医学院院长
李玉贞：家医科医师	如燕：某医院护理师
吴承优：汉之父亲	秋娥：同一医院护理师
林淑娟：汉之母亲	信佳：退休之护理长
吴英芳：汉之姊姊	张小姐：某征信社专员
吴佑安：汉与贞之长子	阿宏、阿昌：优之庙口茶友
吴佑全：汉与贞之次子	庄会长、老陈、旺哥、阿吉、小邱： 美国某大学台湾同乡会之男会员
李顺天：贞之父亲	Betty, Dora, Gwen, Nell： 同一同乡会之女会员
杨伶俐：贞之母亲	
李明道：贞之大伯父	
罗秀全：健身房教练	

故事大要

俊美的眼科医师吴正汉，于实习时，追到漂亮的家医科医师李玉贞。两人结婚后，即生下长子佑安。可是玉贞怀二胎佑全时，正汉与健身房教练罗秀全发生同性恋关系。玉贞察觉有异，委请征信社协助，利用针孔摄影，证实正汉有双性恋行为。玉贞气愤，认为正汉罪不可恕，于是提议离婚。正汉后悔，祈求原谅，但玉贞认为正汉身心皆已“unclean”，仍坚持离婚。正汉无奈，只好签下离婚协议书，但以“不得泄露其同性恋行为”以及“必须暂时隐瞒两人已经离婚”为条件。

汉决定与罗分手，罗却不肯。谈判时，罗要求巨额“分手费”。汉表示无法照付，罗即威胁要将两人暧昧关系公开张扬，并声称不惜假称自己已得艾滋病，以之毁坏汉之前程。汉怕罗影响其执业，只好妥协。最终，汉答应付给罗五百万元之“分手费”，但以分期付款方式，每月汇给五万元，共需付一百期。

吴李两家均属传统家庭，汉之父母与贞之父母都不会赞同离婚，更会以同性恋或双性恋为耻。汉与贞隐瞒两人离异之事实，直到贞生二胎后。贞生下佑全时，罗已违反约定，要求汉改以每月汇给十万元而“加速还款”。汉直觉罗已不可信赖，乃决定(按先前想法)赴美进修而避开纠缠。出国前，汉告诉父母其已

离婚之事实，但不敢直说原因，只称“个性不合”。其父母（吴承优与林淑娟）不明真象，以为汉心情恶劣，赴美只为解除一时之伤痛。同一时候，贞亦告诉父母（李顺天与杨伶俐）她已离婚之事实，并说出原因（汉为双性恋者）。贞之父母非常忧虑女儿及孙子之未来，杨伶俐更感到羞耻，曾不敢外出见人。

贞之父亲李顺天将女儿已经离婚之事实与原因告诉胞兄李明道。李明道认为贞主动提议离婚乃冲动不智之举。他主张同性恋（或双性恋）并非罪过，而是病情。他认为正汉并非可耻，而是可怜，因此玉贞不应加以责备而应给予同情，应协助将他医好。贞得知伯父之看法，觉得有理，但碍于颜面，仍不想撤回离婚之议，仍于坐满月子时，与汉办妥离异手续，让汉赴美进修。

汉与贞结婚后一直住在父母协助于台北购买之房子。两人离婚后，汉同意让贞母子继续住在此房子。出国前，汉亦暂居于此，只是两人同房不同床。两人之长子佑安一直托给住在同一栋大楼的信佳阿姨照顾（她为已经退休之护理长）。贞生佑全后，带婴儿回台中，先待在坐月子中心，后回娘家休养。坐月子期满后，佑安与佑全均托给信佳阿姨照顾。吴家之爷爷奶奶（吴承优与林淑娟），于汉出国前，便每两周一次由新竹来台北探望孙子。汉出国后，他们照样前来探望。两孙子之外公外婆（阿公与阿嬷）原本跟吴家爷爷奶奶轮流来台北看孙子。汉出国后，杨伶俐便搬来台北跟女儿作伴，协助料理家事，并参与照顾孙子，而李顺天也常来一起住。吴家爷爷奶奶来台北时，发现孙子偏爱外公外婆，很想把孙子带回新竹。但现实不容许：幼儿已习惯于信佳保姆之照顾，也比较黏妈妈，何况正汉已同意让佑安、佑全待在台北，留在妈妈身旁。

汉之父母一直想知道汉与贞离婚之真正原因，也想知道汉到美国之真正动机。他们到台北探视孙子时，曾想趁机向贞及其父母问明一切。贞及其父母曾差点说出汉之双性恋癖好，但幸好忍住没说。汉在美进修一、两年期间，未曾回国，因怕回来会再被罗盯上。虽然他常用手机与家人联络，但其父母不见其面，思念更多。吴承优曾于父亲节时向茶友抱怨自己已成孤单之“哀凤”。林淑娟在跟其他妇女聊天时，听说有个医生出国不是为了旅游进修，而是为了医治难医之绝症。娟于是与优怀疑其子正汉也是赴美治病。为了查证事实，优与娟由女儿英芳陪同，以观光之名，到纽约探视正汉。正汉陪父母及胞姊到尼加拉瀑布旅游，证实他没有罹患重症。

汉赴美后，与罗澈底切断往来，罗不知汉之下落，且再也拿不到“分手费”，只好另找对象。罗曾对某姓赖之建商下手，但没有成果。贞委托之征信社，继续对罗侦察，同时也透过友人在美对汉进行一般状况之了解。某日，征信社张小姐向贞透露：罗突然中风，已全身瘫痪，且不能言语。另外透露：正汉在美很少与人往来，既不太花钱，也不太参与活动。在汉所念的大学里，台湾同乡会之男女同学以正汉（Bill Wu）为话题，大家认为他是“什么都不愿意的 Null”（不是 Bill），还笑他是“Bill Gay”（非 Bill Gates），因为他很爱听有关 gay（同性恋）的故事。

汉之父母害怕贞会改嫁而他们的孙子会成为他人的小孩。于是，再度来台北看孙子时，当面恳求贞要跟汉复合。此时，佑安已上幼儿园。他常说一些似懂非

懂之话语，显示他也需要父爱。贞既被公公婆婆之恳求所感动，也被“为子寻回父亲”之念头所驱使，再加上自己的父母也希望她与汉可以破镜重圆，于是利用圣诞期间，只身赴美，当起临时侦探，要探究正汉之动静。圣诞夜时，她发现正汉仍不出门，且无人前来拜访。于是她按门铃，突然出现在正汉面前。结果，在惊喜中，贞向汉表示对不起，汉告诉贞他来美的真正动机（为了避开罗之邪恶勒索）。两个有情人终于相互谅解而可以一起回台重组家庭。

除夕夜，汉与贞带佑安、佑全回新竹过年，英芳也回来了。吴家一家大小有说有笑。英芳还透露即将跟某瑞士人结婚。优与娟没有往年的哀戚，只有今后的欢喜。年夜饭的几道菜变成一家团圆的话题。

剧本分析

1. 剧名“贞探”至少有四层含义。一、“贞探”影射“侦探”：剧中征信社之“征信”确实有侦探之行为，而女主角暗中对男主角之察查也是近似侦探之行为。二、“贞探”乃“玉贞之探究”：剧中女主角玉贞既探究男主角正汉是否有婚外情，也探究如何面对此婚外情之后果。三、“贞探”即“忠贞之探讨”：剧中不仅探讨夫妻之间的忠贞，也探讨同性恋者之间的忠贞。四、“贞探”为“贞洁之探望”：剧尾玉贞以贞洁之心，到纽约探望洁身独处之正汉，终于导致圆满之结局。
2. 这是一出探讨社会问题之“问题剧”(problem play)。剧中探讨之主要问题为：一、双性恋或同性恋到底是罪或是病；双/同性恋者是可耻可恨或可惜可怜？二、夫妻之间的离婚与同性恋者之间的分手，各有何种问题？三、传统的旧观念与现代的新思维如何相互调适？四、医病的医生是否更应知道生命中有性(性别、性格)、与情(情感、情爱)的因素？五、学习智能的学生是否更应学习如何生活、如何让人生圆满？
3. 这也是一出十分写实的“写实剧”(realistic play)。剧中的时空(当今 2010 年代的台湾与美国)是真实的，故事里的每一个地点(从医院、住宅、餐厅、大饭店、健身房、咖啡屋、公园、步道、庙口、学生活动中心，到情人谷、圆通寺与尼加拉瀑布)都是实在的。故事中的人名当然都是虚构的，可是每个人物都是你我周遭可能存在的，他们发生的每件事都是一再经常发生的，连他们牵涉到的器械物品(像深蹲翘臀机、抓周用品、八珍趴鸭、星巴克咖啡、铁观音、iPhone 手机、“太平宴”、年糕等等)也都是真实的。
4. 这出戏还是个情节布局没有逻辑漏洞的“完好剧”(well-made play)。剧情从玉贞发现正汉为双性恋者开始，到她去美国探望他而把他带回重新团圆为止，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两人各自回忆往事与想到未来，女的提议离婚、委请征信社继续“征信”、接受大伯“是病不是罪”的说法、和被公婆之恳求与儿子之童言所感动，以及男的同意离婚但希望复合、要求对离婚事实与同

性恋行为保密、始终不敢透露罗秀全之胁迫、而以进修之名出国避难等，加上双方家人、罗秀全、与其他相关人员的各种行动与反应) 都是合情合理、有凭有据的发展。

5. 换个角度看，这出戏更是个有哲理、有深度的“浪漫剧”(Romantic play)。诚然，它不仅含有俊男美女、男欢女爱之一般的浪漫爱情故事，它还掺杂有双性恋或同性恋之反常的浪漫情爱故事。其实，这故事里更隐含着极为浪漫的宇宙观。它暗中告诉我们：宇宙万物都不是单纯的存在物。在正反两极或阴阳二元不断衍生造化的组合中，万物(包括人)都是复杂多元、同中有异的综合体，事事都是有多种面向而不断变化的发生。因此，暧昧、双关、矛盾是常见的，变动更易是惯有的：宇宙是处于以“易”为“经”的“易经”之中。所以，社会的任何传统也都不可能恒常，人伦的任何观念也都可能随之改变。既然永远处在“易经”之中，每个人(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就只能随时空的变化，各自诠释其所需、修改其价值，做出所谓“调适”的决定。
6. 一切圆满是众人的愿望，追求圆满是本剧的主题。因此，初次约会时，正汉带玉贞去圆通寺。抓周时佑安抓到球，大家说那是喜欢圆满。爷爷把正汉与玉贞生下的老二命为佑全，祈求的是十全十美。过年时，吴家要吃二十个蛋圆形的“太平宴”，为的是阴阳调和、十全成双、天下太平。问题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出阴晴不定、或圆或缺、有喜有悲又有喜、有合有离又有合的现代剧，未尝不是东坡名句的写照。
7. 剧中有不少颇有意思的“反讽”(irony)，令人回味无穷。例如，看上美女的眼科医师，接着竟然看走了眼：把猛男罗秀全这个无赖看成了有情。关心家庭的家医科医师竟然自己也有难解的家庭问题：她分不清同性恋是罪或是病；她以为婚外情就是要用离婚来医疗。情深的鸛蝶竟然真的成为间谍：玉贞不停侦探正汉是否忠贞，正汉始终对玉贞保密(起先不让她知道他有 gay 的癖好，接着不让她知道他有 pay 的威胁)。
8. 剧中的对话，在国语中偶尔巧妙地夹带英语、台语、甚至于日语。其目的有时为彰显人物的特点(如罗秀全口中的“muscle”与“million”)，有时为避免直接说出国语的尴尬(如罗用日语“kiukei”代替“[色情的]休息”，而玉贞说正汉“unclean”，不说他“不干净[有染病危险]”)，有时是比较自然而习惯的说法(如玉贞说自己是“intern”，不说“实习医师”)，有时是知识分子表示他们也懂英文(如李顺天说到“delicious”而吴承优说到“generation gap”)，有时用以分辨含义(如李明道说出犯法的“罪”crime，与逆天的“罪”sin)，有时用以开玩笑(如姓赖是“lie”而姓罗是“low”)，有时是运用既有的成语(如台语之“田畝沟，水畝流”)，有时是带有机智的讽刺(如叫正汉“Nill”而非“Bill”，笑他是“Bill Gay”(非“Bill Gates”)。
9. 其实，对话除了自自然然，由对的人在对的时机、场合说对的事之外，有时就因为如下缘故而显得格外精彩，格外引人：
 - a. 转化了固有的成语：例如，玉贞骂正汉是“汉贼”之后，接着说“我跟你

不两立！”(转化了“汉贼不两立”的成语)

- b、语带幽默：例如，正汉说玉贞的声音很 **sweet**，“听起来疼痛就给医好了。”玉贞回说“你好幽默！你是疼痛科的吗？”正汉接着说他是眼科的，不仅会听 **sweet** 的声音，也会看 **sweet** 的脸孔。这使玉贞回说：“你的嘴很 **sweet**”。(这是既幽默又机智的连环对话)
- c、指涉到典故：例如，罗秀全说他自己跟洪秀全不同，因为他不会引起八国联军。正汉却回说：“你应该说你不会建立太平天国才对。”(指涉到洪秀全的历史典故)
- d、插入歌声：例如，正汉讲到“走上红毡时，播的音乐是 **jaba yavei** …。”(用台语唱起结婚进行曲的片断)
- e、运用同音字：例如，秋娥说：“许多人(台语)真真假假，(国语)为的就是要 **gay**。”(运用台语“假”跟英语“**gay**”同音)
- f、有跳跃的逻辑：例如，林淑娟说佑安抓到鼠标就表示他会永远第一，因为鼠是十二生肖之第一位。(将鼠标等同老鼠，再跳到鼠是第一生肖)
- g、影射到真有的品牌：例如，信佳说小孩是父母的“治痛丹”，而罗秀全说他会让正汉“不仅肌乐，不仅足爽…”。“治痛丹”、“肌乐”、“足爽”都是药的品牌)
- h、有鲜明的意象：例如，罗秀全说正汉是他的“良田”，“我会放着你而让你没犁沟没水流吗？”(犁田灌水是谋取收获的鲜明步骤)
- i、有“言者不明、听者却知的反讽”(dramatic irony)：例如，在餐厅里，玉贞对父母说：“正汉或许没心情旅游，可是---他的心，他的情---。”接着她父亲说：“都放在吃，对吧？都还没有放在你身上，是吧？”这时，玉贞和正汉已经私下同意离婚，观众跟他们两人知道这实情，可是玉贞父母不知情，所以会说正汉把心放在吃，不把情放在玉贞身上。另外，当玉贞生老二时，公婆也不知她跟正汉已经协议离婚，所以婆婆会对亲家母说：“我们正汉是个痴情汉，他是最疼老婆的痴情汉，他不像一些负心汉---。”
- j、有些话是“似非而是的议论”(paradox)：例如，吴承优说：“儿子小时候跟妈妈睡，是妈妈的儿子，长大以后跟太太睡，就变成太太的儿子。”
- k、有些话变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格言：例如，玉贞对正汉说：“你的歧途变成我的终点，你知道吗？”正汉说：“留学对我是拘留学习。拘留是落难，也是避难。”
- l、造成可笑的误会：例如，佑安说：“我要溜。”他的意思是“要溜滑梯”，可是他的奶奶以为他“要溜走。”
- m、对词语有新颖的解释：例如，赖赏说“Starbuck”(斯达巴克)就是“这里到达金钱”的意思，而罗秀全却认为“Starbuck”(死搭巴克)是“死要勾搭公鹿”的意思。(刚好“buck”有“美元”或“公鹿”之含义)
- n、使词语变成谜语：例如，吴承优想到“手机”就是“铁观音”，因为拿手机时“铁定会观看音讯。”

- o、做有意思的音译：例如，把“iPhone”译成“哀凤。”
- p、有恰当的比喻：例如，英芳说：“父母的年菜、年糕都很黏，父母的心意更是黏，小孩回家过年就像被磁铁吸来黏住一般。”而吴承优说：“你妈跟我都是一块老年糕。年糕放久了，不仅会发霉，也会干掉裂开，会失去黏性，会黏不住儿女的心。”另外，把尼加拉三瀑布比成两强男一弱女的三兄妹，而一个人同时喜欢尼加拉三兄妹就像双性恋的正汉一般。

三生有幸 [主题曲]

这个世界，这个视界，
是圆是扁，谁说对？谁？
永远双关是易经，
暧昧难辨 1 与 0。
有时有罪或有病，
一时就是搞不清；
他是可怜或可恨，
你却必须弄分明。

医生啊医生！
生命啊生命！
命里有性也有情。
学生啊学生！
学会用心用爱赢，
才会万幸啊万幸！

第一场

背景：吴正汉医师于妻李玉贞医师怀二胎时，与健身房罗秀全教练发生同性恋关系。贞察觉有异，经征信社帮助，以针孔摄影证实此事。之后，贞十分气愤，随即等在家中，准备揭发夫之“罪行”，并提议离婚。

现况：贞备好离婚协议书，坐在自家客厅等汉回来。不久，汉果然下班回家，拿钥匙开启客厅房门。

汉：(看见贞坐在沙发上) 嗨！哈你 (Honey)！你先回来啦！

贞：(站起来，走向汉，生气地指着他) 滚！你滚出去！你这小偷！你这汉贼！

汉：(感到惊讶) 怎么啦？你怎么啦？

贞：我跟你两不立！你还真会偷啊！

汉：我偷？我偷了什么？

贞：你偷情！没有吗？你敢说没有吗？

汉：(有点心慌，也有点疑惑) 你知道什么？我找了别的女人吗？

贞：你还嘴硬。你当起了女人，没有吗？

汉：(非常惊慌地) 我当起了女人？你是什么意思？

贞：什么意思？你还问我吗？还要装蒜吗？

汉：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贞：我看到你，我看到他，我看到你们，你们在呕呕呕 (O) 唉唉唉 (I) 的。你们不恶心吗？不害羞吗？

汉：(惊慌到了极点) 我---你，你看到他了？

贞：他。他---他很猛，像男人，是吧？丢脸，丢死人了！

汉：(极欲了解地) 你在哪里看到他？

贞：在哪里？除了车上，你们还偷偷在哪里？

汉：(不安地) 车上？哪辆车上？

贞：还要问？还有别的一辆吗？你那辆很方便，很隐秘，是吧？

汉：(停了片刻，一时找不到话说) 谁告诉你的？

贞：谁？还用别人来告诉吗？我没眼睛吗？我眼睛瞎了吗？我看不清带子吗？

汉：带子？(忽然领悟过来) 原来---原来你偷偷地---偷偷地装了---

贞：没想到吧？是你偷偷地瞒着我，偷偷地偷汉子，还能怪我偷偷地装上那？还要怪我偷偷地录下那？

汉：(有点恼羞成怒地) 好吧，算你厉害！(想了一下) 那你想怎样？

贞：我想怎样？(开始流泪) 我还能怎样？(哭了起来) 我不当侦探了，我也不要再当你的---(停了一会儿) 我要当判官。

汉：当判官？你要判我罪？

贞：不可以吗？(已经泪流满面) 你犯的罪，不可原谅。你的罪，罪大恶极，不可原谅。啊！啊！啊！啊！(大哭起来)

汉：(赶忙过去用双手搂住贞的双肩，祈求地盯着她看) 原谅我一次吧，就只原谅这一次吧。

贞：(不让他搂肩) 啊！啊！不，没有下一次了，(用她的手拨掉汉的手) 再也没有下一次了，啊！啊！

汉：(情急地揽住贞的腰) 真的，就原谅这一次吧。

贞：(也不让汉揽腰) 啊！啊！下一次，哪来的下一次啊！啊！(走到茶几，从茶几上拿起离婚协议书，故作镇定地) 签了吧。

汉：签？签什么？

贞：(同样故作镇定地) 有合就有离，能结就能离，不是吗？
汉：(思索片刻后) 我们之间，再也没有情份了吗？真的一点也没有了吗？
贞：(很难过地坐回沙发上) 没有了，偷完了，被你偷完了。
汉：(又思索片刻后) 至少看在我们宝宝的情份上---
贞：(顿时又气愤起来) 宝宝?你没想到我，你有想到他---有想到他们吗？
汉：怎么没有？佑安他---他们没有罪啊！
贞：(忽然陷入思索，过了片刻之后) 他们没有罪，可是你的罪孽---啊！啊！(又大哭起来) 你为什么还要犯这种罪啊！为什么啊？
汉：我---我 (一时无言以对)---我扶你进去---你先进去静一静---你静一静---我会说明的 (赶紧上去要扶贞)。
贞：(再度愤怒地) 不要你扶，你滚！你滚！你给我签了，然后滚！(自己起身，带着大肚子，垂头哭着走入卧室，用力关上房门，还反锁那房门)
汉：(着急地) 你怎么啦？你干嘛锁门？干嘛锁门？(过去试图打开那房门)
贞：(倒在床上大哭)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汉：(很担心贞会想不开) 你不让我进去---也没关系---也没关系---我就在客厅---就在客厅---我会等你---会等你开门---等你开门让我进去---(很难过地走回沙发处坐下，看着茶几上的协议书，确认那是离婚协议书。他听着贞一直哭，一直不停地哭，只能低头一直想，一直想着过去，想着未来)

第二场

背景：汉在自家客厅里想着想着，想到过去，也想到未来，想到许多事，有的令他得意，有的令他恐惧，有的他似乎充满知觉，有的他却仍然困惑不解。

现况：汉在回想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初见贞的情景以及初见罗的情景，另外他也忘不了结婚时某个场面。不过，他最担心的是：父母可能逼问离婚原因的场面。

汉：(回想中，自己已不在客厅，而在实习的医院里，那时第一次看到贞，真的惊为天人，心中禁不住“哇！”的一声，人禁不住走向前去) 请问---对不起---请问你是---

贞：(吓了一跳) 啊，(见汉长得斯文，真的眉清目秀，也跟她一样穿白色医师袍) 啊---我是新来的 intern。

汉：(故意曲解贞的意思) 你叫“音疼”吗？

贞：不，我是 intern，实习医师，你好像也是吧？

汉：哦，是，没错 (笑起来) 我也是 intern，我也不叫“音疼”。其实---

贞：(也笑起来) 其实怎样？

汉：其实你的声音很 **sweet**，听起来疼痛就给医好了。
贞：你好幽默！你是疼痛科的吗？
汉：不，我是眼科的，我眼力很好，不仅会听 **sweet** 的声音，也会看 **sweet** 的脸孔。
贞：你的嘴很 **sweet**，你故意---你有点---
汉：有点怎样？
贞：有点油腔滑调，有点 **insincere**。
汉：是吗？我 **swear**，你是很 **sweet**，是我见过最 **sweet** 的 **intern**。
贞：我走了。**Insincere**，油腔滑调的家伙。
汉：喂，**sincerely**，下班后我请你---(看贞转入另一走道中，消失不见了)

XXXXX

汉：(回想中，场面转移到健身房里，他正在一架深蹲翘臀机上锻炼肌群，突然看见一个猛男走过来) 请问---对不起，你是教练吗？
罗：没错，我发现你的 **muscle** 还有待锻炼。
汉：你讲英文吗？
罗：不，我只懂 **muscle** 这个字，我是专门帮人锻炼 **muscle** 的。
汉：我的 **muscles** 是不够有力，倒是你的 **muscles**---
罗：(秀出他的手脚) 你看我的手脚，(再秀出他的胸部) 你看我的胸肌，我的 **muscle**---
汉：都很结实，很强壮，你是很 **strong**，而且---
罗：而且孔武有力，是男人中的男人，也是女人最想要的男人。你同意吧？
汉：**I agree**。
罗：你说什么？你不同意吗？
汉：我说我同意。
罗：你同意让我帮你锻炼 **muscle** 吗？
汉：你愿意帮我吗？
罗：一开始完全免费，等到你觉得有效以后，我再向你酌收费用。我们先交个朋友好了，我叫罗秀全，四维罗，我是懂礼义廉耻的。我跟洪秀全同名，但我们不一样，我不会引起八国联军。
汉：你应该说你不会建立太平天国才对。
罗：不会，当然不会。我不想去天国，我也不喜欢太平，太平就太平淡了。你说不是吗？
汉：你好有趣。
罗：我不但有趣，我还有那个---
汉：那个什么？
罗：就是那个，你听不懂吗？

汉：我听不懂。

罗：不懂没关系，会乐就好，会爽就好，不仅肌乐，不仅足爽，还会让你---

汉：让我怎样？

罗：人长得那么清秀，怎么这样不解---？你的神会颠、魂会倒吗？来吧，测试一下。(罗挨过去要 kiss 汉的嘴唇，汉吓得赶忙闪开，结果从机器上跌坐下来。罗赶紧蹲下抱起汉，还帮他按摩，顺便摸一摸汉的屁股)

汉：你在干什么？

罗：我帮你揉一揉。不会痛吧？很舒服吗？

汉：(觉得舒服，而且突然像触电一般抖动一下) 我的神魂---

XXXXX

汉：(回想中，情景转移到结婚典礼的会场，那时医学院的王院长是贵宾，他还在演讲，贞已经听到很不耐烦的样子，汉贴到她的耳边，轻声地) 注意听！

王：或许很少人会说医学院没有俊男，可是许多人却会说医学院没有美女。今天我们看到这对新郎新娘是最好的见证。可是，他们见证的是：医学院有的是俊男，也有的是美女。他们不只是郎才女貌，他们也是郎貌女才，他们都是才貌双全，你们说不是吗？(全场一阵喝采欢呼) 他们不止是才子配佳人，这里的佳人也是才子，这里的才子也是佳人，不是吗？(全场又一陣喝采欢呼) 这真是天作之合，真是天造地设。他们一定会比翼双飞，一定会琴瑟和鸣，一定会永浴爱河的。我们一起来祝他们早生贵子，祝他们白头偕老吧！(一阵掌声) 谢谢！谢谢！

XXXXX

汉：(想象中，汉的父亲吴承优和母亲林淑娟已经知道他跟贞离婚了。他们很想知道离婚的原因) 我说---我不能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

优：她有对不起你吗？

汉：没有。

优：你有对不起她吗？

汉：我---我---

优：你另外有女人？

汉：没有！

优：你打她吗？

汉：没有！

优：她打你吗？

汉：没有。

优：你骂她吧？

汉：没有！
优：她骂你吧？
汉：(停了一下) 她---她是---
娟：我就知道。她是常带笑容，但也很会生气。她的嘴很甜，但也很硬。她得理就是不饶人。说吧，正汉，她是怎么骂你的？
汉：她---没有---她---
娟：没有？到现在你还护着她！你这么疼爱她吗？
汉：妈---不是她---
优：不是她，那一定是你犯错了，一定是你犯了大错。
娟：老爸呀，你一定要当严父吗？你的儿子会犯大错吗？
优：他是圣贤吗？他不会有过错吗？
娟：不会。他是我生的，我生的儿子会犯什么过错？
优：老妈呀，你太溺爱了，你一直太溺爱正汉了。
娟：天下就只有你不爱自己的小孩。你反而一直要袒护别人，要袒护那媳妇，反而一直在找正汉的毛病。你太不爱自己的儿子了。
汉：(“儿子”这两个字让汉惊觉到时间已是保姆要送他儿子佑安过来的时候) 爸，妈，不要吵了，都是我不对，都是我不对，我儿子---
娟：你儿子。一定是因为佑安，你们才吵架的，一定是的。
优：为小孩吵架就会闹离婚吗？
娟：不会吗？要不是我们都太老了，我们不会因为正汉闹到要离婚吗？
汉：爸，妈，不要吵了，保姆要送佑安过来了。

第三场

背景：贞在卧房里哭一阵子以后也停下来想着想着，想到许多往事，也预想到许多未来，这些事情都是她当下心思的投射。

现况：在回想中，贞先想到与汉第一次约会的情景，然后想到某次上班时碰到护士闲聊的情景，接着又想到生佑安后的抓周情景，最后她预想到离婚后父母可能担忧难过的情景。

贞：(回想中，随汉在中和圆通寺的步道上走着。上坡时，汉出手拉她一把) 这坡度好陡喔，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

汉：你猜不到吗？这地方是圆通寺，我希望咱们这第一次的 date 就能圆满地通到红毡上。

贞：红毡？你想当歌星或影星吗？你希望能走星光大道吗？

汉：你故意听不懂吗？谁想到要走星光大道？当我们走上红毡时---

贞：鞋底下的泥巴一定会弄脏毡子的。

汉：你还装傻，那时候的音乐是 (他开始用台语唱着结婚进行曲的片断) “Jaba yavei? Jaba yavei? Najaba nandio tang hosei” (“吃饱了没? 吃饱了没? 若吃饱, 咱们就干好的。”)

贞：不可能的，你那种嗓音是不可能走上星光大道的。

汉：但我们不可能一起走上红毡吗?

贞：要走上以前得先把鞋底清理干净才可以。

汉：好吧，我们到亭子里歇个脚，把鞋底清一清。(两人走到凉亭里)

贞：你要不要把喉咙也顺便清一下?

汉：好的，但我不再唱歌，我要讲一个笑话。

贞：你也会讲笑话?

汉：当然会。不过，我要先考考你。

贞：考我? 考什么考?

汉：当然不是期末考。我要考你一个成语。

贞：成语?

汉：是的，那是成人才懂的成语，小孩不懂。

贞：成人? 不成功便成仁吗?

汉：没那么严重。我问你：当两人结婚后，如果爱情非常浓厚，中文是用哪个成语来形容?

贞：(想了一下) 现在是女权运动的时代，该不会是“夫唱妇随”吧?

汉：不会，也不是“你侬我侬，忒煞情多”(他又唱起流行歌来)

贞：你难道要我说“成对鸳鸯”?

汉：鸳鸯? 不是。他们没有冤情，也不会遭殃。不过，那个成语里头确实有一种鸟，同时也有一种鱼，他们快乐得如鱼得水、如鸟翔空。你说，是什么情深?

贞：我知道了，你是说“鸕鶿情深”?

汉：Right! 你中文不错。你知道鸕是什么、鶿是什么吗?

贞：是什么? 你自己说。

汉：鸕就是比翼鸟，鶿就是比目鱼，他们经常双宿双飞。

贞：双宿双飞? 应该是双飞双游吧?

汉：对，所以我们才会说“鸕鶿情深”。

贞：这就是你的笑话吗?

汉：不，我的笑话是：有位老师问学生“我们为什么说鸕鶿情深呢?” 结果有位学生回答说“因为间谍如果情感不深厚，对方就会看出破绽，她就得不到情报。”

贞：哈哈! 真的是笑话。那末，你是间谍吗?

汉：不，我相信你也不是。我们应该是真正情深的鸕鸕鶿鶿，不是虚情假意的间谍。

贞：我才不想当情痴的鸟呢，更不想当愚笨无知的鱼呢!

XXXXX

贞：(这次回想中，贞进到了医院的护理站，听到两位护理师如燕和秋娥正在闲聊) 如燕，你说谁很假呀？

娥：嘻嘻！如燕不是说她们很假啦，她是说她们有点 gay 的样子。

贞：你们是说英文的 gay？

燕：是的，李医师。我们觉得---对不起，不能说出她们的名字。我们觉得---

贞：你们觉得她们有 homo 的嫌疑？她们是医师吗？

娥：不能说，反正她们都是女的。

贞：都是女的？她们不知道 gay 有 AIDS 的危险吗？不知道 homo 会感染 HIV 吗？

燕：李医师，知道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许多人不是明知故犯吗？

娥：是的，李医师。许多人 (转用台语) 真真假假，(转为国语) 为的就是要 gay，不 gay 她们就不乐，不是吗？

XXXXX

贞：(回想中，贞与吴、李两家亲人抱佑安到抓周店里，在完成敲平安锣、摸葱门、采红龟、绑红线古钱等仪式后，佑安在一大堆物品前正要抓周三次) 来，宝贝，来，抓呀，抓吧，来，快抓！爸爸过来吧，过来帮小安抓。

汉：(过去抱佑安，拉他的手到物品堆上方) 抓吧，抓你喜欢的！

优：(看到佑安抓到一本小书) 你们看，小安果然就是要念书，就是要成为读书人。(这时外婆杨伶俐走到贞旁边)

俐：我们玉贞小时候就是爱看书，她还没上小学就会看故事书呢。

娟：(听到俐的说法，赶紧回应) 不要说玉贞啦，我们正汉才厉害呢。他不仅会看、会念、还会背呢。怪不得小学、中学都可以跳级。

优：(对佑安外公李顺天) 亲家啊，你觉得小安是遗传自父亲或母亲啊。

天：(思索一下) 我想---小孩是母亲生的，母亲是因为父亲才会生的，所有男女都是遗传自男和女，不是吗？

优：是是，没错。生正汉就是我加上太太的功劳。

娟：可是，女人的功劳更大，不是吗？

俐：(赶紧响应) 没错，所以生安安是玉贞的功劳更大。

天：(觉得有点不太对) 别说啦，正汉功劳一样大，不是吗？不要辩论啦，让小安再抓一次吧。

娟：(看到小安抓到线而抓起鼠标) 大家看！小安这次抓的是鼠标吧！这是表示---

汉：表示他是赶上时代的。

优：表示将来他要念信息、玩计算机吗？

俐：或许他知道现代的医学也要跟计算机联机。

娟：你们知道吗？鼠是十二生肖的第一位，他抓起鼠标就表示他会永远第一，不是吗？

贞：大家再看下一个吧。(这时小安抓到球，但抓不起来，只把它用力挥走) 你们看，他会打球呢！

汉：了不起，运动大将。

优：当医生也要打球健身，他真是懂啊。

娟：球是圆的，他要的是圆满的人生。

俐：没错，他又想去把球捡回来了。(这时佑安确实又去抓那个球)

贞：真的吧，他真的喜欢球吧。

优：我们都喜欢圆，不喜欢有棱角的方，不是吗？

天：没错，大家都要圆满，都要圆满。

XXXXX

贞：(想象中，场面转到娘家，贞的父母得知汉与贞已经签字离婚) 爸，妈，难过也要过，不是吗？

俐：破镜可以重圆吗？

贞：这怎么是破镜？人生离离合合，现代人合合离离，这都是常有的事，不是吗？

俐：常有就对吗？就好吗？

贞：离不一定对，不一定好，但不离就更错，就更不好，怎么办？

俐：你真以为离婚是更对更好的事吗？

天：(对其妻) 我说伶俐啊！对你来说，离婚确实不对也不好。但你有没有想到，对现在的玉贞来说，离婚可能是她惟一能走的路。我也不赞同离婚，如果可以表示意见的话。可是，如果不离，玉贞会不会更痛苦呢？

俐：更痛苦的还没有来，你们知道吗？一个女人能够独立养两个小孩吗？

贞：妈，你知道的，我的收入不少，何况他也会答应给养育金的。

俐：你知道什么？养小孩只是钱的问题吗？小孩需要母爱，也需要父爱，你知道吗？家庭里需要女人，也需要男人，你知道吗？

贞：我哪里不知道。

俐：你可以另外为小孩找到父爱吗？你想另外找个男人吗？

贞：怎么讲到那么远去了？

天：我说伶俐啊，我担心的不是两个小孩找不到父爱。我也不担心玉贞找不到另外的男人。我担心的是：吴家会把两个小孩都带走，那时玉贞能展现什么母爱？

俐：带走？他们打算把小孩带走？

贞：不可能的，我们的协议是共同抚养，而且现在是放在我们家抚养。

天：协议是协议，现在是现在。你们知道的，吴家是很强势的，小孩姓了吴。到

时候他们不会打监护权的官司吗？他们不会用权力把小孩给抢回去吗？

俐：他们有权，我们就没有权吗？他们会抢，我们就不会抢吗？

贞：爸，他们不可能赢的，打官司他们不会赢的。错是在他们，何况现在小孩是我们的，是我们在养的。爸，相信我，相信我。

第四场

背景：保姆信佳阿姨是退休护理长，她跟汉、贞一家住在同一栋大楼。她每日帮忙带佑安，但每晚八点左右会把佑安抱回汉、贞的住处，让他们看一看，再带回去照顾。不过，每个星期天，信佳阿姨放假，佑安则回到自己家由汉、贞自己照顾。有时，佑安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也会在周末来看看孙子，顺便帮忙照顾。

现况：贞与汉吵着要离婚的那天晚上八点，信佳阿姨同样把佑安抱回汉、贞的住处要让汉、贞看一看他们的宝贝。

汉：(听到敲门声，赶紧起身) 来啦！(走两步后，赶紧又折回去收起茶几上的协议书，放进茶几下的抽屉里) 来啦！(走到房门，透过门上的观察孔看出去，确定是信佳阿姨抱着佑安，于是开门) 来，请进，佳姨真是准时。

佳：(把佑安交给汉) 安安，爸爸来抱你了。(看到贞不在客厅) 妈妈呢？还没回来吗？

汉：(接过佑安) 回来了，她在里面休息。

佳：你看，安安今天好乖啊，吃得饱饱的，睡得稳稳的，不吵也不闹，真是乖啊。

汉：都是佳姨会照顾。安安真的很安份。

佳：李医师今天太累了吗？

汉：是，她是太累了。她有点头痛。

佳：头痛？有没有吃药？要不要我帮忙按摩一下？

汉：按摩？我想---

贞：(擦干眼泪，打开卧室房门走出来，迎向佳姨) 不用了，佳姨，我不痛了。

佳：真的不痛了吗？(停一会儿，发现大家都没话说) 你看，安安是不是很舒服的样子，他今天特别安静。

贞：(走过去，从汉手上接抱佑安) 不要说得太早，说不定等一下---(佑安在她怀中开始扭动，开始呀呀叫着) 你看，他有反应了。

佳：那是喜悦的反应。(对着佑安) 安安，来，快叫妈妈。

安：(一直扭动着，同时呀呀嚷着) 呀！呀！妈！妈！

贞：(感动得流下泪来) 宝贝，你真的在叫我吗？真的在叫我吗？

佳：当然真的。也叫爸爸吧，佑安，也叫爸爸吧！(看安安扭动得很厉害) 放他下

来吧，他喜欢爬，也喜欢站立走几步。就放他在地毯上没关系。(于是贞把安安放下)

安：(在地毯上爬一下子，然后站起来走着) 呀！妈！呀！妈！呀！呀！爸爸！

佳：你们听，安安也在叫爸爸了啦！

汉：(很高兴地) 好宝贝，你也在叫我没错。

佳：小孩真的就是父母的开心丸。谁听到那一声爸一声妈不会开心得忘掉整天的疲累呢？

汉：是的，小孩也是父母的安慰剂，他能---

佳：应该也是治痛丹。李医师的头痛已经被治好了吧。

贞：佳姨，不要再开玩笑。我今天是很累，你现在就把安安抱回去吧，我还要休息。

佳：好的。(看贞肚子大大的) 我忘了你还有个可爱的宝贝在肚子里。怀孕的妇女本来就更容易累。好好休息吧。(抱起佑安) 来，安安，我们也回去休息吧。你让爸妈好好休息吧。

贞：(看到佳抱走佑安之后，镇定地对汉) 我是痛定以后不再思痛，我要跟你谈清楚。

汉：好的，我们说清楚，你先说。

贞：我觉得你已经 **unclean**，我们确实已经不能在一起。

汉：你还是要离婚？还是不念在小孩的情份上？

贞：小孩是我的，我会养。

汉：小孩也是我的，我就不能养吗？

贞：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养育。不过，小孩还是放在我身边，你出一份养育金就好。你出养育金，就可以看小孩。你不出，就不可以来看他们。

汉：(思索了一会儿) 这只能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当他们上学校念书的时候---

贞：那时候你可能另有妻室了。

汉：不会的，我会---

贞：你会一直单恋那个---，一直不再---

汉：我会想办法跟那个断了，我会保持单身，我会等你，如果你---

贞：你别管我，也不要等我，我会把两个小孩带大，我会教他们，我不会让他们跟你一样。

汉：你真的这么绝吗？真的不给我机会吗？

贞：目前我只能给你签字的机会。

汉：(想了一下) 好吧，我就签字。不过，我希望你把协议书放着，不要提出去。我希望你给我变成 **clean** 的机会。

贞：我暂时不会提出去。我会等到生下老二之后，才让我父母知道。

汉：这种事也不能让我父母知道。你要让双方永远都不知道。

贞：他们迟早会知道的。

汉：不，你必须帮我隐瞒。

贞：这种事，谁会张揚？可是，这种事，瞒得了一时，能瞒得了一世吗？

汉：就算我求你好吗？就算我同意签字的条件好吗？

贞：(思索一阵子之后) 好吧，我们就演演看。在你签字之后，我们依然同居。我们不会同房，就算同房也不会同床。我们不再是夫妻。我会看情形处理。只有在不得已的状况下，我才会告诉家人。也只有在必须的时候，我才会让外人知道。

汉：你承诺吧。承诺你会像间谍一样，完全不会泄露秘密。只要你信守承诺，我会变 clean 的。相信我，答应我吧。

第五场

背景：汉拟离开罗秀全。他约罗在新店情人谷见面，想跟他谈判分手。罗却想继续抓住汉，一方面玩他取乐，一方面榨他取财。

现况：两人走在情人谷中，走到石椅上坐下，汉开始要提议分手。同时间，有一组征信社的人员跟到情人谷来，他们准备好要偷拍证据。

汉：(在石椅上端正坐着，有点不安地) 你可以听我说吗？

罗：(坐在汉身旁，故意倚过去，用手勾他的肩，搭他的背) 先别说好吗？我们之间，这个时候，应该是无声胜有声。

汉：(推掉罗的手，祈求地) 不要再这样了，好吗？

罗：怎么啦？马子害臊了吗？(伸手插到汉的腰间) 来吧，闭起眼睛，让我搂你，让我揉你，让咱们阴阳合体，让咱们---

汉：(推开他，生气地) 我不玩了！我不跟你玩了！

罗：不玩了？可能吗？(怀疑地笑一笑)

汉：(坚决地) 真的不玩了。我要离开你。

罗：(仍然不相信地) 离开我？你舍得吗？

汉：我们一刀两断，不再往来。

罗：一刀？(不敢置信地) 你有带刀子吗？

汉：没有，但我们必须割断---必须割断---

罗：(变得生气) 别想割断！我的喉咙、我的情意你永远割不断的。

汉：(又转成祈求) 拜托，让我走吧。我的家人---

罗：你的家人不赞同吗？

汉：我的太太---她已经知道了。

罗：知道又怎样？先生在外，没找别的女人生下孩子就已经够好了。她还管那么多吗？

汉：(后悔地) 这是不对的。

罗：不对？那什么才是对？喝到醉茫茫？嗑到迷幻幻？
汉：那些都不对。
罗：都不对吗？飘飘然都不对吗？死沉沉才对吗？
汉：不管你怎么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你我从此以后---
罗：从此以后，你我 (变成台语)“田呒沟，水呒流”(又转成国语) 是吗？笑话！
你是我的良田，我会放着你而让你没犁沟没水流吗？
汉：(绝望地) 我以为你有情有义，我看走眼了，我知道我完了。
罗：你听着！我全是情义，你还没有完。你还要跟着我续这个缘。在我的 muscle
还有力量时，你必须接力，必须接我的力。否则---(凶狠地举起拳头)
汉：你在威胁我吗？你想打我吗？
罗：(放下拳头) 我怎么舍得打你？你又不会反抗。就算你要反抗，你也是力不从心。
汉：我已经筋疲力尽，所以不玩了。
罗：(想了一下) 你是没有肌力，但你也没有财力吗？
汉：财力？你想要拿我的---
罗：你不是树，但我也可以摇你一摇，然后---然后---
汉：(想了一下) 如果你愿意分手，money 我是可以给一点。
罗：你可以给一点什么？不是树叶吧？是一张张纸钞吧？
汉：如果你愿意一刀两断，我是可以给一点钱。
罗：你一次可以给多少？
汉：十万。
罗：小气！那给多少次？
汉：多少次？总共就是一次，总共就是十万。
罗：你不是医生吗？你是生意人吗？你也爱讨价还价吗？
汉：不然一言为定，我说二十万好了，我给你二十，你就让我走。
罗：(想了一想，摇摇头) 算了，今天不是谈生意的日子，改天再说好了。(随即起身) 你还可以送我走吗？你的车子还安全吗？
汉：你我都要小心，说不定有人在跟拍呢。

第六场

背景：经过一个月，汉既不上健身房，也不联络罗。罗判断汉是真的要跟他分手，于是主动联络汉，约他在一家大饭店里谈判。

现况：汉依约来到大饭店的 301 号房。罗已经等在房间里。征信社的人马看到他们来到饭店，但拍不到他们在房间密会。

汉：(敲房门咳嗽一两声) 嗯！哼！

罗：(开房门) 进来吧，我还怕你会爽约呢。

汉：我说话算话，虽然---

罗：虽然怎样？

汉：(小声地) 我不喜欢你那样威胁我。

罗：(也小声地) 我有威胁你吗？我只说你不答应我的话，我就去挂号，去你的诊疗室看诊，让你判断我是近视或是远视。

汉：你这样就是在威胁我，不是吗？

罗：你太紧张了。我是非常懂事的人，我绝不会无理取闹的。

汉：那末，你约来这里，想要做什么？

罗：我订这房间是说要休息，不是要住宿。我们先 (日语) Kiu Kei 一番，好吗？

汉：我没兴趣。

罗：已经跟我没兴趣，(日语) So les ga? (走过去要抱他) 来吧，女人说不就等于说是。你还是我的马子，不是吗？

汉：(抽身避开) 我不要了，你这样，我要走了。

罗：(失望地) 你真的这么绝？

汉：(坚决地) 我绝不再跟你有任何干系。

罗：(跑去堵着房门) 没有干系，可能吗？我们两个已经是---

汉：已经是必须斩断---

罗：斩断情丝？已经是形同夫妻的两个人可以立刻斩断情丝？

汉：谁跟你形同夫妻啊？我只是一时---

罗：一时不小心，落入情网中，是不是？

汉：(走到沙发坐上去) 随便你说好了。我今天来这里，就是要谈清楚。你如果不想谈清楚，我就要走了。

罗：(打量完汉的决心，也跟着挨过来坐在沙发上) 谈清楚。好的，那我们就谈清楚。

汉：你不能跟我分手吗？

罗：能！但你能给什么？

汉：除了祝福，你还要什么？

罗：祝福就会发福吗？没吃就会饱吗？

汉：那末，坦白说，你要多少？

罗：你自己说，你能给多少？

汉：我上次已经说了二十万。

罗：还是二十？那够吃几个月？有人这么给赡养费的吗？

汉：赡养费？我们是夫妻离婚吗？

罗：不是夫妻也是形同夫妻，不是赡养费也要比照赡养费。反正你是医生，你应该慷慨大方。

汉：其实，我还不是主治医师，我收入一样有限，何况我刚结婚不久，还要付很

多年的房贷。另外，我已经有一个宝宝，已经快要有两个宝宝必须抚养。

罗：我是约你来跟我诉苦的吗？你还有老父老母要奉养，是吧？还有许多穷亲戚穷朋友要济助，是吧？那我算老几？

汉：你---你打算要多少？

罗：(想了一下) 我的英文最近有进步。我除了懂 **muscle** 这个字以外，也懂 **million** 这个字。

汉：**million**？

罗：对，你不能给十个 **million** 吗？

汉：不能。我绝对付不起。

罗：真的付不起？(举起拳头，作势要打人的样子) 你真的付不起？

汉：真的！你打死我也是真的！

罗：(停了一阵子，放下拳头) 好吧。那末，至少五个 **million**，可以吧？

汉：那也不可能。我一个月薪水才多少，怎么可能---

罗：(气愤地) 不可能也要变成可能！不然我就到处宣扬，到处说我们俩形同夫妻甚至于说我可能得了病，得了那种由爱滋生出来的病。

汉：(又气愤又恐惧地) 你又在威胁！你把我逼死以后，能得到多少？

罗：(思索一阵子) 好吧，或许你真的有苦衷。这样好了。金额还是五百万，但你可以分期付款。假设分成一百个月，那还不到十年。每月你只需付五万，就说那是训练 **muscle** 的教练费好了。

汉：(想了一阵子) 我真是成了冤大头。教练费有那么贵的吗？

罗：你每月定期汇入我的账户时，并不需要注明那是教练费。

汉：真的太多了，也要付太久了。

罗：十年如一日，你没听过吗？只要你信守承诺，只要你定期如数汇款，我保证不会去打扰你，不会去请你看病。

汉：你能保证吗？你会真正断绝往来吗？

罗：当然。我们之间，就只剩下钱缘，只剩下以前的缘份留给我的五万、五万元。

第七场

背景：汉与罗断绝往来后，汉每月如数依约汇款给罗，罗也真的不再骚扰汉。在贞临盆前的几个月，贞与汉每晚都是分房睡，相见也一直没话说。在保姆送佑安过来时，他们尽量假装有情，不让她看出蹊跷。在双方父母面前，这对无情鸳鸯也表现得无怨无恨，看似仍浴爱河中。其实，贞仍请征信社继续“征信”，想了解汉有无继续对她不贞。

现况：征信社的张小姐依约来贞的住处，向她报告取得的情报。

贞：(坐在茶几边倒一杯茶给张小姐，然后镇定地) 张小姐，依你们的分析---

张：我们的分析都是有根据的，我们完全按照证据说话。

贞：这几个月以来，你们还握有什么新的证据吗？

张：严格来说，没有。没有更多不好的证据。

贞：L 不再去找 W 吗？W 也没有找 L 吗？

张：看来没有。不过---

贞：不过怎样？

张：从上次情人谷拍到的照片来看---

贞：那个 case 是两情相悦的约会没有错。

张：情人约在情人谷之后，通常会继续来往，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贞：他们后来是真的有到大饭店幽会，不是吗？

张：我们拍到他们进去那个饭店，但拍不到他们“开房间”。

贞：房间一定是先开了，他们才进去躲起来。

张：那当然了，但那不就是“开房间”。他们待在里头约三、四十分钟。那三、四十分钟，没有镜头，所以我们无法臆测。

贞：你们不用臆测，我自己知道 L 会对 W 做什么，也知道 W 对 L 会怎么反应。

张：吴太太，那种事自然会发生。问题是：这两、三个月以来，怎么就跟踪不到那种事呢？他们会不会断绝往来了？

贞：那种事，能说断就断吗？

张：通常不容易。

贞：他们这么会躲藏吗？你们是不是松懈了？是不是怠惰了？

张：保证没有。我们同样努力地跟踪，但他们就好像是无影无踪。

贞：无影无踪，有可能吗？至少 L 也会再到健身房，至少 W 也会到医院。

张：我是说看不到他们出双入对，看不到他们一前一后，也看不到他们“你等我，我等你”。

贞：真的看不到他们有其他任何异常吗？

张：只有一点，W 最近几个月，好像月初就都会到某银行。

贞：到银行提款给 L 吗？

张：应该不是，他没有提现款。L 也没有现身在那里，接着 W 也没有拿钱给任何人。

贞：这就奇怪了。

张：吴太太，我们是不要见怪不怪，但也不要见不怪也怪，那才对。告诉你，我们的分析是：L 跟 W 可能情感冷淡了，可能相互玩腻了，可能暂时或永远不再 gay 了。

贞：会这样吗？

张：会的。Gay 也是有真有假，真的 gay 会一辈子相互厮守，假的 gay 只会一时欢乐。

贞：不管真假，我希望你们继续帮我侦探，继续查出证据，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张：我知道，我们当然会努力照办的。

第八场

背景：贞临盆前两周的周末，她父母来看她以及外孙。汉请岳父母及贞上馆子吃晚餐。汉一直担心罗会贪心不足，会向他要求每月不只汇五万元。为了澈底摆脱罗的纠缠，汉曾想出国避开罗。

现况：汉利用这次共进晚餐的机会，想了解贞及其父母对他出国的看法。

汉：(吃到第三道菜时) 来，来，爸，妈，这馆子最有名的菜就是这道“八珍趴鸭”。这是别的馆子吃不到的美味。

天：真的吗？(夹一块吃下) 嗯，怎么说？入口---不是即化，是可咬可吞，有汁有液，又香又甜又---反正就是 **delicious!** 没话说，还是台北的馆子好，我们台中的比不上。

俐：(也夹一块吃下) 的确是好味道。这算哪一省的口味呢？湖南的吗？

贞：应该是北方的。

汉：不管是哪一省的，反正这就是中国料理，在国外铁定吃不到的。

天：没错，日本料理哪来八珍？法国料理会有趴鸭吗？

俐：说的也是，意大利的 **pizza** 当然不能比，印度的咖哩算什么？还是咱们的家乡味最对味。

汉：爸、妈，我在想---要是我出国的话---

天：(对贞) 玉贞啊，你们有出国旅游的计划吗？

俐：(也对贞) 玉贞啊，你现在---(看她的大肚子) 你生老二以后还能出国吗？

贞：爸，妈，我哪有说要出国？是正汉自己说要出国的。

天：那末，正汉，你要独自出国旅游吗？

俐：什么时候？

汉：爸，妈，你们误会了。我是说：要是我出国的话，一定会怀念这馆子里的家乡味。

天：那当然了。

俐：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在玉贞即将生老二的时候，你还有心情出国旅游呢。

贞：爸，妈，正汉或许没心情旅游，可是---他的心，他的情---

天：都放在吃，对吧？都还没有放在你身上，是吧？这样吗？正汉，你说。

俐：不要这样问人家啦。玉贞的心情我最懂。你们男人就是不了解。女人怀孕的时候，就会开始担心先生会---怎么说？担心先生会不像以前那样体贴她。等到女人要生小孩的时候，又会担心先生会---怎么说？

天：担心先生会抛弃她、遗弃小孩吗？
俐：不要说抛弃遗弃啦，连冷落她都担心。
天：女人真的会这么担心吗？玉贞，你说。
贞：妈说的对。我不仅担心，我还要面对---
汉：(赶紧打岔) 玉贞是要面对许多困难，所以本来我想出国念书，现在却---
天：你本来打算出国念书？
汉：是的，我想去美国。
俐：你想去美国？你有跟玉贞商量过吗？
贞：我听他说过，但那是刚结婚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梦想。
汉：爸，妈，老实说，我当初是想去美国念个博士学位，这样在台湾的教学医院里，才能既当医生，也当教授。
天：正汉这种想法不能说错。
俐：你现在还有这种想法吗？
汉：老实说，如果能克服困难，我还是---
俐：你还是想去美国？
天：我反对！你的困难---
汉：我知道困难很多，克服不了。
俐：我更反对。你不仅有許多困难，你出国就等于抛妻弃子，玉贞能跟着走吗？
贞：我不会跟他走的。
天：她能独自赚钱付房贷、养家养小孩、还供你在美国生活念书吗？
汉：我自己是有存一点钱，不过---
俐：我相信亲家翁、亲家母也会反对的。正汉，你有跟你父母提过出国吗？
汉：没有。
天：对很多父母来说，儿子出国就等于失踪。
俐：对妻子来说，先生出国就像离异。对小孩来说，父亲出国就---
汉：爸，妈，不要再说了。你们不用担心，我不会出国的，这个时候我不可能出国的。对我来说，独自在外就是自我囚禁。(看到已经上了另外两道菜大家都还没吃) 来，来，菜都凉了。
俐：我的心差点也凉了呢。
贞：妈，我的心早就凉了。
天：都是风凉话。没有风凉话，菜怎么会凉呢？

第九场

背景：贞已到临盆的日子。这时吴、李两家的双亲都还不知汉、贞已签离婚协议书，更不知汉与罗有同性恋。此时，贞也仍不知汉在付给罗分手费，更不知汉想出国逃离罗的纠缠。

现况：贞在产房内待产，汉陪伴在侧。贞的父母与汉的父母全都坐在产房外之等待室，准备迎接他们的第二个孙子。

俐：(对亲家低声地) 许多临盆的妈妈在产房里，都没有贴心的亲人陪伴，有的话也只有自己的妈妈。今天，难得正汉也能来。

娟：(对俐也低声地) 我告诉你，我们正汉是个痴情汉，他是最疼老婆的痴情汉，他不像一些负心汉---

俐：所以说嘛，我也最疼这个女婿。

娟：我何尝不疼我们的好媳妇？说真的，玉贞真的是个好媳妇，这次---

优：(同样低声地) 这次是二胎。亲家，你记得吗？我们那个时候，政府说“两个恰恰好”，好像很怕我们多生一个的样子。

天：(看四周，看不到多少人，但一样低声地) 不只有怕，多生一个的话，公教人员就不能多领一份配给了。后来，政府还提倡说“孩子一个不多也不少”，好像一个才对呢。

优：那就是政客口中的“家庭计划”。现在呢，现在大家少子化了，政府现在喊什么口号呢？

天：好像没有口号，只是拚命加码生育补助。

优：那有用吗？有人会因为想领一两万而生一两个小孩吗？

天：我觉得现在的政府应该喊“孩子三个、四个才热闹”。

娟：(对两位亲家翁) 你们男人就是爱批评政府，我们女人啊---

优：就是爱批评家庭吗？

俐：我们不是爱批评，而是很关心。

娟：没错，我们就是关心家庭，所以最乐意来产房迎接孙子。

俐：还有陪伴产妇。你们知道吗？我们玉贞就是关心家庭才选择家医科。

优：这么说，我们正汉是因为眼光锐利才选择眼科啰。

天：(指着显示产房现况的荧光幕) 看吧，注意看生了没。对了，这次二胎我们预知也是男的，你们觉得怎样？

俐：我觉得女儿会比较乖巧，比较贴心。

娟：我觉得儿子会比较明理，比较有义气。

优：其实，儿子小时候跟妈妈睡，是妈妈的儿子。长大以后跟太太睡，就变成太太的儿子。

娟：会吗，我们正汉会变成玉贞的儿子吗？

天：开玩笑的了。其实，男女都一样。这个年头，已经不能“养儿防老”了。这个年头，男女长大都是往外跑，都是嫁出去，谁还会留在你身边？

优：说的也是，有些还跑到国外去呢。

娟：我不希望正汉出国去。

俐：对，不要让他出去。美国哪里美？都是骗人的。我们台湾才是好，才是个好

宝岛。

天：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健保，我们的全民健保多好啊！

优：我们的医疗体系也很健全。只是---

天：只是怎样？

优：我们的医生太辛苦了。

娟：正汉是很辛苦。

俐：玉贞也很辛苦。

天：其实，护士们更辛苦，整个医院都辛苦。

优：(看着荧光幕) 怎么这么久都还没有生呢？医生、护士都真的太辛苦了！

俐：产妇更辛苦呢！

天：(突然想到) 对了，这次生了以后，这个孙子的名字已经取好了吗？

优：取好了，我早就帮忙取好了。

天：你取的吗？不是正汉取的吗？

娟：我们正汉最孝顺了，上次生老大的时候，他也是恭请老爷爷赐名。

俐：孩子的妈没有意见吗？

娟：老爷爷有主张时，老奶奶怎么敢出意见？

俐：我是说玉贞都没有意见吗？

天：当正汉懂得孝顺时，难道我们玉贞就不懂得孝敬吗？

优：让我命名的确是他们的善意。这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太懂温、良、恭、俭、让的让了。他们争着先上车，争着坐车位---

娟：我们老人家最爱被让了，最好连吃梨子也有人让我们。

优：(哈哈大笑) 你说到孔融让梨啦。孔融的哥哥是老人家吗？(稍停一下) 我们佑全一定胜过孔融。

天：佑全？(停了一下) 老二你帮他取名佑全？

优：亲家啊，老大叫佑安，老二叫佑全，安安全全，最好不过了。

娟：亲家啊，我赞同安安全全，我更喜欢十全十美。有了佑全，上天一定会保佑全家安安全全、十全十美的。

俐：亲家也有算过笔划吗？

优：算过了。“全”跟“安”都是六划，都是六六大顺。未来事业一定全部顺利成功。

天：(哈哈一笑) 佑全该不会开保全公司吧！

俐：(对天) 你说到哪去了？吴佑全不会当全权代表吗？

天：会，会，他也会十项全能。

优：亲家啊，大家不要再开玩笑。(看看屏幕) 应该快生了才对吧。

俐：生小孩真的太辛苦了。

娟：记得我生正汉时，也是辛苦了老半天。

俐：我生玉贞时，倒是快得很，一下子就呱呱---

天：(赶快打住俐的成语) 停，可别说呱呱坠地。今天的男婴女婴都不是呱呱坠地，

他们都是安安全全莅临人间，你们说不是吗？

娟：是，是，迟早都会莅临人间，安安全全的。

优：这就是现代医疗体系的功劳。(这时大家听到哇哇哇的声音) 听到没？好响亮的声音啊！多健康的声音啊！我们的阿全！我们的阿全，这时候，这时候莅临人间了！

娟：这是什么时辰啊！寅时吗？还是一大早的寅时吗？

俐：亲家母，这个年头，年轻的一代已经不管时辰了。他们比较在乎星座，今天十月二十六日，属于天蝎座，佑全是天蝎座的运势。

娟：管他什么座，我还是会拿时辰去帮佑全算命的。

优：这就是代沟，就是正汉常说的 generation gap。

天：有代沟才好，上下两代隔着濠沟，才不易冲撞，才不易激战。

娟：(看向产房) 好啦！还在论战！还不赶快去迎接佑全！

俐：(也看向产房) 对！都停火吧！我要先看佑全的妈！我要先看玉贞！

第十场

背景：贞生佑全后，有四十二天产假。她安排带婴儿回台中娘家休养，但起先二十八天是待在一家坐月子中心，接受专业之照护，剩下之十四天才真正回娘家住。在坐月子中心时，母子确实均安，婆家与娘家的亲人常来探望，汉也每周带佑安来跟妻与佑全住一晚。两家亲戚没人知道贞与汉有婚姻问题，贞也仍然不知汉每月在付给罗分手费。汉感觉贞有点想要原谅他的样子。不过，十一月下旬，汉接到罗的简讯，要求他每月“加速还款”，由每月五万改为十万。汉于是自知非出国逃避不可，只是不知如何逃避才好。

现况：在贞离开坐月子中心的那天，汉特别请假，开车从台北来台中载贞与佑全转回娘家休养。同时，他想借机跟贞谈论未来的安排。当天晚上，贞的父母已经在自家(透天厝)二楼房间就寝，在三楼房间里的佑全也已在婴儿床入睡，这时在同一房间里的正汉开始说话。

汉：(坐在床头，面对躺在床上的贞，低声地) 哈你！

贞：(很久没听到“哈你”的昵称，吃惊地抬头看汉) 什么？

汉：(更低声地) 我可以说吗？

贞：(怀疑地) 说什么？

汉：(停一会儿) 说未来的安排。

贞：(想一下，也低声地，而且镇定地) 未来？什么未来？

汉：(想了一想) 你真的执意要---要离吗？

贞：(停一下) 你已经---已经 clean 了吗？

汉：(也停一下) 我---我---(不知如何回应，只好转弯) 你真的要把那张纸提出去吗？

贞：(停一下) 我能不提吗？

汉：(停了许多) 你准备什么时候提？

贞：(也想了许久) 我回去上班的前一天。你有空吗？有空一起去办手续吗？

汉：(再停了许多) 当然每天我都可以事先请假，可是---

贞：(疑惑地) 可是怎样？

汉：(直接地) 未来还没有安排好。

贞：(依然疑惑地) 安排？你想到要安排什么？

汉：孩子---两个孩子---

贞：两个孩子我都要。你想---

汉：我想---暂时不跟你争。就算先委托你照顾好了。以后---

贞：以后你想把他们要回去？

汉：以后---我们不能复合吗？

贞：复合？有可能吗？

汉：如果我变 clean 呢？

贞：(停了一下) 变 clean 以后再说吧。

汉：(停了许多) 为了照顾佑安、佑全，我每个月可以给你八万块。

贞：(眼角有点湿) 你愿意尽责任就好，我不在乎数额。我也不要你给赡养费。

汉：(又停了许多，非常感动，但无奈地) 我会出国去。

贞：(惊讶地) 出国？出国去？

汉：(同样眼角有点湿) 是的，出国去念书。

贞：(不敢相信地) 不当医生，出国去当学生？

汉：(坚定地) 是的，我必须深造。

贞：(持续疑惑) 深造？深造你专业的---

汉：是的，*ophthalmology*。同时---

贞：同时---(挖苦地) 找个海外的？

汉：(不理睬贞的挖苦) 同时深入反省。

贞：(思索一下) 哪一国？到哪一国？

汉：以前跟你说过的，美国。

贞：(再疑惑地) 到美国才能反省？

汉：我一直有申请美国的学校。

贞：原来你早就想要远走高飞。

汉：不是故意远走高飞，而是不能不离乡背井。

贞：(还是疑惑) 不能不？(突然生气起来) 你背叛我也是不能不？你那恶心的行为也是不能不？

汉：(跟着生气起来) 不要再提了好吗？

贞：(不服气地) 我就是要提。(吸一口气) 把那张纸提出去以后，我才不会提，才不会对你提任何事。当你我形同陌路时---

汉：陌路？(想了一下) 现在我已经走到了末路，你知道吗？

贞：末路？(也想了一下) 明明是歧途，是你已经走入歧途。(停一阵子，开始掉眼泪) 你的歧途变成我的终点，你知道吗？

汉：(开始心酸)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讲不下去，赶快转一下) 不过，我会深入了解---我会深入---

贞：(继续掉眼泪) 好吧，从此以后，我不再说了。反正你是你，我是我。我不在乎你到天边或海角。你要做什么，由你。你也不要来管我，不要来管我们母子。

汉：(非常难过地) 但我希望你能记住：留学对我是拘留学习。拘留是落难，也是避难。学习是了解别人，也是了解自己。

贞：(看着佑全在婴儿床中动了几下，赶快起身去抱他，准备喂给母乳) 说太多了。多说也没用。

汉：没有用也要补一句。请记住：合不是为了离，离却可能是为了合。

第十一场

背景：在产假的最后两天，贞由母亲陪同，抱佑全搭高铁回台北住处，拜托佳姨同时照顾佑安佑全两兄弟。在产假的最后一天，贞打发母亲回台中，她则跟汉一起到法院办妥离婚手续。离婚时，汉同意每月付八万元小孩养育费给贞，也同意将台北共买的房子(原本就登记在贞之名下)留给贞母子永远居住。只是，在出国前，汉仍与贞同住在那房子。双方父母不知情，还利用假日来探望他们及孙子。不过，出国前一周，汉不得不告诉父母他已离婚及将要出国的决定。

现况：汉辞去医院的工作，专程回新竹郊区之老家，准备向父母透露一切他必须告知的详情。

优：(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汉，感觉不对劲) 正汉，你今天有空回来，怎么自己一个人？

娟：(一样坐在沙发上，看着汉，满脸疑惑) 对啊。玉贞不能陪你吗？你也不能带小孩回来吗？

汉：(不安地) 爸，妈，玉贞已经跟我---

优：已经跟你回到新竹吗？

娟：她不急着进门吗？不急着让我们看孙子吗？

汉：爸，妈，你们不要难过。

优：我怎么会难过？他们晚一点就要回来，不是吗？

娟：我不难过，我只生气。媳妇怎么可以---

汉：爸，妈，玉贞不会来了。

娟：不会---你说不会来？

优：你说玉贞不会来我们家？什么意思？出事了吗？(显得非常紧张)

娟：(也紧张起来) 连两个孙子---

汉：没有啦，没有出事。只是---只是我们离婚了。

娟：离---离---离婚？！

优：离婚？你跟她离婚？

娟：她跟你离婚？

汉：是的，我们已经签字离婚了。

优：已经签字？为什么？

娟：她凭什么？

汉：爸，妈，我们个性不合。

娟：不合？她不肯迁就你？

优：你也不肯迁就她？

汉：爸，妈，其实都是我不对。

娟：你还护着她？是她的错，一定是她的错，她不是温柔的女人，她不会屈膝，她不甘下气，她---

优：你就先别骂媳妇吧。正汉，到底为什么？只是一句个性不合，就可以说明离婚吗？她有对不起你吗？

汉：爸，不要问了，真的不要再问了。她没有错，她真的没有错。

娟：不然一定是错在她的爸，错在她的妈。

汉：妈，她的父母也没有错，那全是我的错。

娟：我不信！你会错在哪？

优：说清楚吧，你另有女人吗？不然你到底错在哪？

汉：爸，妈，原谅我吧，我的错一时无法说清楚，我有我的苦衷。

优：既然这样---我暂时就不追问。但我必须知道你们离婚有开什么条件。说吧，有什么条件？

娟：她好意思提条件吗？

汉：爸，妈，玉贞并没有要求赡养费。

娟：她一定是不敢要求，不是忘了。

优：你都不用付任何代价吗？

汉：我答应每个月付给她八万块，当养育两个小孩的费用。

娟：每月八万？两个小孩？

优：两个小孩不是归我们养吗？不是吴家的吗？

汉：爸，妈，两个小孩都还小，我自己没办法看顾，你们年纪都大了，也无法照顾，所以---

优：所以你就把他们送给她，是吗？你不想要自己的骨肉，是吗？

娟：(想一下) 难道你发现---

汉：妈，不要乱猜。吴佑安、吴佑全都是我的骨肉，但我真的没有心力---

优：你没有心力，但你妈和我有的是心力，你可以把佑安、佑全送回新竹，我们可以找个好保姆，可以从旁帮忙照顾。

汉：爸，妈，两个小孩都习惯佳姨的照顾了。他们也都比较会黏着妈妈，在他们长大以前---

优：他们长大以后就不会认你这个不照顾小孩的父亲了。

娟：在他们长大以前，我们一定要抢回来。

优：玉贞不怕打监护权官司吗？

汉：爸，妈，不要啦，我不想上法庭，我们好聚好散，我不想打官司。何况我也没有空上法庭。其实，我即将出国。

优：即将出国？

娟：出国？为什么？

汉：我要去美国念书。

优：念书？是长期的念书？不是一时散散心？

娟：念什么书？都有小孩有工作了，还念什么书？

汉：爸，妈，我一直想念个博士学位，未来想当教授，不只是当医生而已。

娟：我不信。你一定很伤心，很痛苦，想要忘掉伤痛。

优：我也不信。你真的那么伤痛吗？

汉：爸，妈，我真的需要忘掉伤痛，但我也真的需要进修。

优：你要进修几年？医院可以请假吗？

汉：我已经辞职了，我要专心念书。

娟：已经辞职？那样，你有钱专心念书吗？

汉：爸，妈，你们放心。我有存了一笔生活费，我还有奖学金，必要时我也可以半工半读。

优：荒唐！到时你还能每月拿出八万给玉贞吗？

汉：爸，妈，抱歉，你们当初拿一千万帮我们在台北买的那栋房子---

娟：对，那栋房子，怎么处理？

汉：我答应留给玉贞母子居住，玉贞则说我答应给的每月八万可以从房价中扣除。

娟：扣除？什么意思？

优：(想了一下) 你是说那栋房子就算卖给她了，当初我们这边父母帮你出的一千万，还有你自己出的一、两百万，就不用拿回来，就让她一个月八万、一个月八万慢慢扣，扣到完为止。是这样吗？

汉：是的，就是这样安排。

娟：可以这样安排吗？玉贞---这个女人，还说不拿赡养费---

优：这样安排还好，至少佑安佑全在台北有地方住，也不用搬家。

娟：(停了一阵子) 不管怎么说，事情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真的不能接受。

优：正汉，你应该晓得：离婚是不得已才离的。你也应该知道：你妈跟我是舍不得你远离身边的。

汉：(难过地) 爸，妈，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也不想离开玉贞母子，更不想离开两位老人家。但相信我，爸，妈，相信我已经做了最好的安排。以后吴家随时有权去探望佑安、佑全，出国以后我也会定期回来看爸妈的。说不定---

娟：说不定怎样？说不定你爸跟我不气死、不会忧郁吗？

优：说不定破镜还可以重圆吗？

汉：是的，说不定我到美国避开一阵子之后，说不定我念到了学位以后---

优：以后再作梦吧。我已经不敢再想了。

娟：我也不敢想了。呜！呜！(哭了起来)

第十二场

背景：跟汉一样，贞不得不告诉父母她已离婚的事实。在父母追问下，她也告知原因是正汉有双性恋的行为。她的父母除了不愿相信正汉有此癖好之外，更担心玉贞与两个孙子的未来。事实上，母亲杨伶俐对女儿的离婚感到十分羞耻。她好几天郁郁不乐，不敢外出见人。父亲李顺天也无法真正“顺天”，他最后也憋不住气，想要找他的大哥吐吐心声。

现况：李顺天约他的大哥李明道到大坑的一号登山步道健行，想顺便对他吐吐怨气。他们从步道口慢慢走，边走边聊。

道：(用登山杖指着左前方废弃的体能训练设施) 你看，一阵子没来，东西就变样了。什么“物是人非”，应该是“物不是人也非”。设备坏了，我的手脚也用不上了。

天：哥，你真的太会感触了。

道：你常来，所以没感觉。我很久才来一次，所以容易感受。

天：(停了许久，想不到话说，突然感慨地) 啊，人生中有些事情可以碰上许多次，可是有些事情却碰上一次恐怕都受不了。

道：(看了一下天的脸) 你好像面带愁容。你有碰上一次什么大不了的事吗？

天：有，最近，这一次---

道：最近---应该不是---这一次应该不是你的事吧？

天：哥，不是我的事。不，还是我的事，更是伶俐的事。

道：(吃了一惊) 伶俐的事？伶俐怎样了？

天：她现在不敢出门了。(想要哭的样子) 哥，她不敢出门去见人了。

道：(更是吃惊) 不敢出门见人？难道她的脸---

天：她没有面子，她感到丢脸。

道：没面子？丢脸？

天：是的。(眼眶都红了) 她的女儿离婚了！哥，我们的玉贞离婚了！

道：(停止脚步) 什么？玉贞---

天：(也停止脚步，眼泪流了出来) 是的，跟正汉离了。

道：(不敢置信地) 等等，到前面坐一下。

天：(与道无言地走到前头路边的椅子上坐下) 哥，我也不愿相信，但那是事实。

道：(停了一下) 事出必有因，到底是因为什么？

天：因为正汉是双性恋。

道：双性恋？

天：是的，他跟一个健身房的教练---

道：跟一个男教练发生那种事？

天：是的，所以玉贞受不了。

道：受不了，所以提议离婚？

天：是的，是玉贞主动要求离婚的。

道：结果正汉也同意？

天：是的，他们签好离婚协议书，条件也都讲了。

道：(想了许久) 玉贞太冲动了。

天：哥是说---

道：我说玉贞不该冲动地提议离婚。

天：不该？哥是说为了小孩的缘故---

道：不是因为怕小孩跟着受罪，也不是因为怕父母跟着蒙羞。

天：可是，正汉那种行为---

道：那种行为是会让妻子受不了，尤其美丽的妻子像玉贞。可是玉贞有没有想过？

天：想过什么？

道：玉贞是个医生，她有没有想过那种行为不是罪过，而是病情？

天：不是罪过，而是病情---我不懂哥的意思。

道：玉贞也不懂，所以会冲动。玉贞走的是家庭医学，她那一行可能不会把双性恋列入生理的病症，说不定连精神的病症也不是。

天：当然不是，那只是破坏家庭的罪，若不算 **crime**，也是 **sin**。

道：你错了。我认为那既不是犯法的 **crime**，也不是逆天的 **sin**，而是可悲的病，可悲的 **illness**。

天：哥，我还是不懂。

道：好，我问你：正常的男人会找男人干那种事吗？

天：是不会。

道：人的正常状态也不是生病。人生病的时候是进入一种反常的状态。你能说男人找男人干那种事不是一种反常的行为，不是有病吗？

天：(沉默了一会儿) 这么说，正汉也是有病才---

道：我认为他是有病。可悲的是---

天：是什么？

道：是正汉自己可能不知有病，玉贞也的确不知他有病。更可悲的是---

天：是什么？

道：玉贞把正汉当成罪犯，不当成病人。所以她觉得正汉可耻可恨，不是可惜可伶。

天：(又沉默了一阵子) 哥，你说的好像有道理，可是玉贞---

道：玉贞是医生，医生会犯罪也会生病，医生会犯错也会误诊。

天：玉贞是真的气不过了。

道：我若是她，也会气不过。可是，有经验的老医生不会听到呻吟就心烦，也不会探两下听诊器就说没病。真正的好医生应该会见微知着，能够明察秋毫。

天：玉贞不是老医生，她也不是好医生吗？

道：至少不是自己家庭的好医生。

天：(想了一下) 那怎么办？她的病人已经走了，她能跑去叫他回来治疗吗？

道：对待 patients，没必要拿出那种 patience。不过，病人下次回来时，你就不要错怪他，不要骂他，而要好好帮他治疗，把他医好。

天：(长叹一口气) 晚了，太晚了，他不会回来了，玉贞就算想要医治他，也没机会了。

道：(非常不以为然地) 病了就是死了吗？病患离去回家就永远不会回来就诊吗？

天：听说他要去留学，要念到博士学位才会回来，说不定---

道：说不定还会有重大的变化。不管好坏，你就顺天吧，就依你的名字做事吧。

天：哥，谢谢你。我会把你的看法转告给玉贞知道的。我会劝她把正汉看成病人而非罪犯，这样她自己也会感觉比较好过。

道：对。另外，不要忘了，一定要叫伶俐看开一点。在这个年头，离婚已经不是丢脸可耻的事了。同时告诉她：你女儿的不幸是她嫁给一个身染怪病的病人，不是嫁给一个为恶害人的罪犯。你们从此以后，要一起怜悯他，怜悯正汉，不要继续气他恨他。

天：哥，谢谢你，我会听劝的，希望玉贞、伶俐也会听懂。

道：如果听不懂，就带她们到我家来，我会耐心地说明，我会让她们明白的。

天：好的，谢谢哥。(起身，忘了才走一小段登山步道而已) 走吧，我们回去吧。

道：对，尽早赶快回头，赶快回去。许多事还是来得及办好的。

第十三场

背景：李顺天回家后马上转告伶俐他大哥的看法，也透过电话要女儿把汉视为病人而非罪犯。下个周末两夫妻到台北探望孙子时，也再度对贞详述李明道的看法。结果，贞可接受大伯的看法，但她仍不阻止汉出国，不想自己先

软化立场。

出国前之周末，汉陪父母到台北住处看佑安、佑全。当时贞与其父母全都在场，吴、李双方一时都非常尴尬，大家对离婚这件事都不便谈及。不过，双方却有默契：吴家爷爷奶奶可照常两周一次来台北看孙子。

现况：汉出国了，吴承优与妻来台北看孙子。这时，李顺天与妻决定到台北暂时跟贞住在一起。当天，贞故意避开。李顺天与妻让吴家爷爷奶奶在住处看完孙子后已近中午，但双方仍同意带着小孩子一起到附近小公园踏青游玩。其实，双方都希望有较佳机会可了解一些疑问。所以大家一路走走停停，好像交谈才是正事。

优：(看着蓝天) 今天天气好晴朗啊！台北难得有这么蓝的天空吧。

天：(也跟着看向蓝天) 没错，台北难得有蓝天，我们中南部倒是经常晴空万里。

俐：(推着婴儿车，里头坐着佑全) 不过，台北经常下雨，所以草皮都保持绿绿的。
(说时看向一片草皮)

娟：(牵着佑安，他想跑进草地) 不行，佑安，你不能跑。(对俐) 一片绿油油的，连小孩都喜欢。

安：阿嬷！我要玩！(不让奶奶牵着手) 我要溜！

娟：(看不见公园里有其他小孩) 你想找玩伴吗？你要溜到哪里去？小安，你不能溜。

俐：佑安是想跑去溜滑梯啦。他不是想要开溜啦。

优：(走过来要牵佑安) 来，安安，爷爷牵你去，去溜一溜。但那边没有小朋友，你还没有伴。

安：(也不让爷爷牵) 不要，我要阿嬷！我要阿公！

优：(很感慨地) 你看，外公外婆照顾的孙子就是偏爱这个阿公阿嬷，而不认那个爷爷奶奶。好在这里没有外人，不然人家会怎么想呢？

娟：所以说嘛，我们应该把他带回新竹。(想了一下) 亲家母---对不起，我还可以称呼你“亲家母”吗？

俐：当然可以。我本来就不赞成他们离---

娟：(赶紧接下来) 你们也都不赞成吗？

俐：谁会喜欢家庭破碎？

天：你们知道我们俩多么痛苦吗？

优：我们俩何尝不也痛苦？

天：所以---

优：所以大家应该想办法---

安：(奔向前头的滑梯) 哈！哈！溜，溜，我要溜！(开始爬梯子，要上去溜)

娟：安安！慢一点，不要跌倒！你自己会溜吗？

俐：(跟着把婴儿车推快一点) 慢慢上，佑安！

天：(对优) 孩子就是跑太快冲太快才会出事。

优：老爷爷老奶奶追不上孙子，也追不回儿子，多么难堪啊！

天：是啊，我们两老也赶不上女儿的脚步。她太前卫了，她跟本不在乎离或合。

娟：(这时大家都走到滑梯处，她停下来不看佑安) 不在乎？玉贞真的不在乎？

俐：(也停下来不看佑安) 谁说的？她心软嘴硬，嘴说不在乎，心里却---

优：(跟着停在一起) 我相信亲家母。(但随即跑去牵佑安，让他好好溜滑梯，然后对俐) 对，我也可以继续称呼你“亲家母”吗？

俐：当然可以。在正汉没有再娶以前---

娟：在玉贞没有再嫁以前，我们都维持原来的称呼好了。只是---

俐：只是怎样？

娟：(又注意看佑安) 只是安安一直偏爱阿公阿嬷，一直不认爷爷奶奶---

优：(对娟) 将来不认爸爸，只认妈妈，那才是重点啦，老婆。

天：(对优) 这点大家可以理解。(也跑过去牵佑安到滑梯，让他再度溜下去) 如果你们常来陪安安溜滑梯，他一定会更想念爷爷奶奶的。

优：我们可以一周来一次吗？

娟：一周一次也比不上亲家翁亲家母天天跟他在一起。说真的，我们可以把安安带回新竹吗？

俐：亲家母，不行。目前安安还是离不开信佳阿姨的，他也很黏妈妈。

娟：(想了一下) 如果那么黏，为什么这时候她可以不在身旁呢？(说完也跑去帮佑安再溜一次滑梯)

俐：(只好找借口) 玉贞今天医院要加班---

优：(怀疑地) 亲家母，到底玉贞---

娟：(直接地) 到底玉贞跟正汉为什么要离---

天：亲家呀，你们到现在还不晓得吗？

娟：不晓得。到底问题在哪里？

俐：问题？(犹豫了一下) 正汉---

优：是正汉的问题吗？

娟：不是吧？他会有什么问题？他很明理，又有正义感，他---

俐：亲家母，我必须说我们玉贞没有错。

娟：那末，错在我们正汉啰？

天：(赶紧回应) 亲家啊，正汉---怎么说呢？反正他没有说，你们就不必问。(再去帮佑安溜一次滑梯)

优：(陷入疑惧中) 一定是他做了什么。

天：(想了一下) 反正他已经出国了。

优：(也想了一下) 他出国---会不会是为了要逃避刑责？

天：(马上响应) 不，不，那不是罪。

优：不是罪，是什么？

俐：真的，正汉没有罪。

娟：没有罪，又有什么？有什么而必须离婚？

优：有什么而必须出国？

天：亲家呀，抱歉，这件事只有当事人才能讲清楚。正汉不讲，玉贞也不讲，大家就不必追问了。

俐：对，我们都不要追问了。(看到佑安也累了) 走吧，安安，不要再溜了。

第十四场

背景： 汉于出国前汇给罗一次十万元后便不再汇给他钱。他出国后，不但不再付给分手费，而且完全与罗切断连系。罗得知汉已辞职离开医院，但不知他的下落。他勒索不到汉的钱财后，只好另找对象。其实，罗用情不专，早已跟其他人有暧昧关系。最近，他在健身房结识一位建商，以为可以对他下手，以为同样可用同性恋来对他恐吓取财。

现况： 罗称呼那位建商为赖赏 (赖先生)。某晚，在健身运动后，赖邀罗一起到附近一家星巴克喝咖啡。罗想趁机引诱赖进入陷阱。

罗：(桌上摆着他点的咖啡及甜食，坐着面对赖) 赖赏，你真的很喜欢喝咖啡吗？

赖：(面前也有咖啡甜食) 当然真的。我像星巴克一样，简直爱咖啡成痴了。

罗：星巴克？

赖：你不知道吗？星巴克本来是个小说中的人物，他非常爱喝咖啡。

罗：我知道的。他本来是个水手，每次上岸就往咖啡馆跑，不是去找妞，而是去闻咖啡香。

赖：你也知道这么多？

罗：我本来不知道，是一个医师告诉我的。

赖：医师？

罗：是的，他也喜欢闻咖啡的香味。他也不想找妞，他只想---

赖：想怎样？

罗：(故意伸手去摸一下赖的手) 想扮演被找的妞。

赖：(摇一摇大腿) 她是女医师？

罗：(再摸一下赖的手) 不，男的，但他爱当零号。

赖：零号？

罗：是的，他不当壹号。

赖：(想了一下，喝一口咖啡) 那末，谁是壹号，你吗？

罗：(也喝一口咖啡) 我？我会乐意当。(笑一下) 但他不给我机会，虽然---

赖：(也笑一下) 虽然如何？

罗：(吃一口蛋糕，用脚去碰赖的脚) 你知道的，我的 muscle 强而有力，我是喝

保力达的，不是喝咖啡的。

赖：你是跟我们那些工人一样，喜欢喝保力达？

罗：没错。(开始挤眉弄眼)我是跟你一样，喜欢 B (屎)。(笑起来)你爱开双 B，我爱喝保力达 B。

赖：(也笑起来)你真幽默。其实，我现在开的是保时捷。

罗：保时捷？那比双 B 好吗？

赖：双 B 是有名，但保时捷的名字更好。

罗：名字？

赖：是的，我是生意人，生意人最想能够保证时间很快捷。

罗：(笑起来)你也很幽默。你爱保时捷，我爱保力达，我们在一起就是亨哈二宝。

(说完伸手想搭他的肩)

赖：你在开玩笑，如果我们在一起，你就是依赖了。

罗：哈！哈！赖赏，(再度挤眉弄眼)你就赏给我一个依赖的机会，不好吗？

赖：不好！虽然你看起来不赖，却显得很会耍赖。

罗：(猛喝一口咖啡)赖赏，(拍一下自己胸膛)我是绝对可以信赖的。

赖：(也猛喝一口咖啡，然后叹一口气)啊，够了。姓赖就是不幸，太容易被开玩笑。

罗：(举起咖啡杯，示意要杯碰杯)来，我们没喝交杯酒。可是，我们照样交换一下，你改姓罗而我改姓赖好了。

赖：(举杯造成杯碰杯，但想了一下)那还是没用。翻成英文，一个是 Lie，另一个是 Low，一个说谎，另一个低贱，同样都是下流。

罗：(听不太懂，吃一口蛋糕，想了一会儿)讲到英文，我认识的那位医师，他的英文很好。他说星巴克是译自“斯达巴克”，“斯达”是天上的“星星”，但“巴克”很难翻，可能是“美元”，也可能是“公鹿”。

赖：(吃一口甜点)告诉你，“Starbuck”应该就是“星星”与“美元”的组合。不管如何，对我而言，“斯达巴克”就是“这里到达金钱”的意思。

罗：这么说，你是为了赚钱才来星巴克喝咖啡啰？

赖：我是特别喜欢星巴克的咖啡，但许多生意人陪客户来 Starbucks，就是为了交际，为了交到朋友以后可以赚到 bucks。

罗：(想了许久)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死搭巴克”也是“死要勾搭巴克”的意思。许多青年男女来这里为的是死不要脸的搭讪，为的不是金钱。

赖：(点点头)是的，当然是为了找对象。你看，星巴克的商标里头是个美人鱼。许多人就是来这里找美人鱼，没错。

罗：(想了一下，喝一口咖啡，再向赖挤眉弄眼)男生来找美人鱼，很正常。但会不会女生也来找美人鱼呢？会不会男生也来找男人鱼呢？

赖：当然什么都可能。

罗：(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想了一下，再向赖挤眉弄眼)我认识的那位医师说：西洋人有所谓“巴克派对”，那是男光棍聚会的派对。

赖：我知道。那些 bucks 都是没结婚的公鹿或公兔。

罗：(兴奋起来) 哇！公的和公的一起派对，多么好玩啊！他们一起做那个吗？

赖：(也喝完咖啡) 谁知道？

罗：(再度用脚去碰赖的脚)你我也一起去“巴克派对”吧！

赖：台湾有那种派对吗？

罗：你开一个吧，我去参加。

赖：抱歉，我已经结婚了。我不是未婚的公鹿或公兔。

罗：(把蛋糕吃完) 太可惜了。我---

赖：你自己要开那种派对吗？

罗：你愿意资助我吗？要给我巴克吗？

赖：阿弥陀佛！我哪有那种巴克？

罗：你不是有好多 million 的巴克吗？

赖：好多 million？阿弥陀佛！我的 million 只准许我到星巴克来喝咖啡而已。

罗：(显得失望，伸手再去摸赖的手) 我刚才说了，我认识的那个医师曾经是巴克的明星，他曾经是人家的巴克。

赖：你是说曾经是人家的摇钱树？

罗：不，曾经是 A 片的主角，是人家犁的田。

赖：(感到不解) 犁的田？

罗：是的，他是公鹿，但他变成母鹿。他喜欢躺下去被犁过来犁过去，像一块良田。

赖：(猛摇头) 恶心！我这块甜点吃不下去了！

罗：(赶紧补一句) 听说的，那只是听说的。(赶紧又补一句) 我不是那张犁，虽然---

赖：虽然怎样？

罗：虽然我的 muscle 很强，可以犁得很深，犁得很久。(说时在桌面下用两手比出 1 号插入 0 号而不断抽送的不雅动作)

赖：恶心！(站起来) 太腥了！我付账去了。

罗：(也站起来) 你要走了吗？账不是已经付了吗？

赖：阿弥陀佛！我糊涂了。我再也不敢来星巴克了。

第十五场

背景： 吴承优与林淑娟都是退休的小学老师，退休后曾经当志工，近年来则成为“庙口族”：除了偶尔参加旅游以及上台北看孙子以外，他们每日早晨都到附近庙口，优跟老人在树下泡茶、聊天、下棋，娟则在广场跟妇人跳健身舞，然后七嘴八舌话家常。

现况：汉出国近半年后的某日早晨，娟照常去庙口跳舞话家常，优也照常去庙口喝茶，而正在跟阿宏、阿昌等谈到父亲节。

宏：吴老师，今年爸爸节，你女儿和儿子全家还会回来帮你庆祝吗？

优：哎，别提了，女儿、儿子都不回来了。

昌：真的吗？我家三个小孩也有一个不能回来。

优：还是阿宏好。阿宏，你五个小孩都还住在新竹吧？

宏：是的，他们没本事，只能留在家乡干活，他们连同一大堆孙子一样会回来聚餐。

优：我真的很羡慕你。

宏：我才羡慕你呢。你的女儿、儿子都那么优秀，那么会念书。

昌：还那么会赚钱。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

优：是一家外商公司的高阶外务员，所以一年到头都在国外跑。现在都快四十岁了，却忘了要结婚，也忘了要常常回来看父母。

宏：她赚的会比医生多吗？

优：不要谈钱啦。有钱买一大堆东西有什么用？父亲节寄一支哀凤给你，叫你在家里孤单地哀叫，那很好吗？

昌：你说一支什么啊？

宏：什么会哀叫啊？

优：你们没听说吗？哀凤是一种很贵的手机，是智能型的，是苹果出的。

宏：手机？苹果？智慧？

昌：阿宏，我知道了。苹果公司所生产的智能型手机很好用，所以很贵。它叫哀凤啦。

宏：我还是没有智慧可以听得懂。

优：阿宏，不懂才是福，你知道吗？念一大堆书，就会懂太多，懂太多就会想太多，想太多就会痛苦。

昌：吴老师，你会痛苦吗？

优：我比你们痛苦多了，我已经是个哀凤，你们知道吗？尤其是---

宏：(泡好了老人茶，倒给每人一杯) 来，来，喝茶。这一泡是铁观音。

昌：(拿一杯茶给优) 吴老师，你说到---

优：(喝一口茶) 我说尤其在我儿子出国以后，我更痛苦。

宏：你还有一个出国的儿子吗？

优：不，我那个当医生的儿子，现在出国去念书了。

昌：去念书？不当医生，而去当学生？

优：(再喝一口茶) 是的，所以今年父亲节他和媳妇孙子都不回来了。

宏：不回来也好。我承认，我那一堆孙子，每次听到他们要回来时，我老婆跟我都很高兴。可是，每次听到他们要回去时，我跟我老婆更是高兴。

昌：更高兴？为什么？

宏：吵死了。小孩一回来就是天翻地覆，搞得到处七零八乱。

优：吵闹归吵闹，零乱归零乱，总比一个人孤单拿着手机当哀凤好。

昌：(喝一口茶) 我听说有些小孩到美国念书以后就变样了，连父母亲去看他们时，都要向父母亲收膳食费。

宏：(也喝一口茶) 听说美国吃住都很贵，所以---

优：所以像你最好了。小孩都在身边，个个都孝顺。

昌：可是你的儿女会念书，有成就，所以你跟你老婆会成为模范父亲、模范母亲。

优：哎，这种模范有什么用？

宏：(拿起茶杯) 来，我还是要敬一下模范父亲。来，吴老师，这种铁观音喝了不会睡不着。

优：(也拿起茶杯喝一口) 我希望喝了会忘掉痛苦。

昌：(也拿杯喝一口) 这种铁观音显然不会止痛，应该也不会使你健忘。

宏：你说到健忘，我最近老是忘东忘西。

昌：我也是。我常常一分钟前想到要做的事，一分钟以后就忘了。所以我的儿子说：要把想做的事情记在手机里，让手机提醒你。

优：问题是，你连手机都忘了带，它怎么提醒你？

宏：说的也是。喝吧，不要连铁观音都忘了喝。

优：说到铁观音，我忽然想到：手机就是一种铁观音。你拿着它，铁定会观看里头的音讯，不是吗？

昌：说得对，说得好。你把女儿送给你的铁观音带来了没？

优：我哪敢带出门？那么贵，忘了带回家，真的就要哀叫了。

宏：(看到娟走过来) 喂，你老婆来了，回家的路还没忘掉吧！

昌：(台语) 恁牵手啦！(国语) 别忘了牵她的手喔！

娟：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回家吧，快！

优：急什么？今天要煮饭吗？

娟：(拉着优的手) 快啦，快回去打手机啦！

优：(被拉着走) 打给谁啊？

娟：(走到半路) 刚才我听娇嫂说有个医生得了一种癌症，在台湾怕医不好，所以跑到国外去医。我怕---

优：你怕什么？

娟：我怕我们正汉---

优：正汉---(停下来，想一下) 你是说我们正汉可能也得了---

娟：是的，我担心他去美国不是为了念书，而是为了治疗---

优：(跟着紧张起来) 呸！呸！呸！不要胡说！

娟：儿子不肯说，媳妇不肯说，亲家翁亲家母说不是罪，你说是什么？

优：明明正汉打电话回来说他在念书，你说他有什么病？

娟：不管啦，你今天要用 iPhone 打电话给他，打 iPhone 还可以看到他的脸。

优：好吧。(两人接着默默无言地走回到家中)

娟：(进入客厅，马上转入房间去把 iPhone 拿出来) 来，马上打！
优：(接过 iPhone) 糟糕！英芳送给我这个东西也没说怎么用。
娟：英芳没说，你也没问吗？
优：忘了，我这糟老头什么都记不得，什么都给忘了。
娟：那怎么办？
优：能怎么办？等英芳回国后回到家---
娟：能等那么久吗？
优：(停了一阵子) 你太紧张了。难道正汉现在已经送进加护病房了吗？你太紧张了。
娟：(也停了一阵子) 我是莫名其妙地紧张。
优：(拿出他的旧手机) 来，看一下这支铁观音，说不定也有好的音讯呢。
娟：你疯啦？那是铁观音吗？
优：是的，是铁定可以观看音讯的手机，虽然不是还可以进一步察颜观色的哀凤。
娟：好吧，只好先看看你的铁观音了。

第十六场

背景：汉出国近一年，已是农历过年时。但为了省钱，也为了不让罗有再度纠缠的机会，汉并没有回国探亲。他父母因而非常不解、不悦、与不安。这次，贞带两个小孩回台中过年 (不像往年在新竹过年)。不过，汉的姊姊英芳跟往年一样有回家，只是今年她成为父母过年时惟一陪伴在侧的亲人。

现况：除夕前一天，英芳已回家，先在厨房帮母亲准备一道年菜，接着随母亲到客厅跟父亲谈正汉的事。

芳：(在厨房里看着母亲用一端被固定而另一端被用手拉紧的细线在把煮熟去壳的鸭蛋切分成两半) 妈，你为什么不用刀子切呢？
娟：这也是传统。刀子切蛋容易切碎，同时不易平分成两半，而且刀片比较会沾黏蛋黄。
芳：妈真的厉害，切得好平均喔。往年看过妈用细线切蛋，但就是不会问原因。
娟：这道菜叫太平宴，首先一定要把蛋平均切成两半。切蛋不平均就完蛋了。
芳：天下人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不均就不会有太平的日子。这是妈的意思吗？
娟：你果然聪明。要是你爸跟我把家产分给你们姊弟俩，你会不计较弟弟那份多一点吗？
芳：妈，你怎么这样说？我是那么会计较的人吗？
娟：会不会计较，到时才知道。(这时十个蛋都已切好，接着把鱼浆混合荸荠、

碎肉、碎香菇、油葱、调味品等的配料挖一块涂黏到半片鸭蛋上) 你来，你也帮忙把这鱼浆配料涂黏上去，看看能不能使配料形成另一半鸭蛋的样子。

芳: (接手涂黏鱼浆配料) 这不难，反正配料要像另一半鸭蛋的形状与大小。

娟: 其实，配料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一半鸭蛋，一半鱼浆，就像一男一女配在一起，有时男大女小，有时男小女大，你不去计较，就不会觉得它阴阳不合。

芳: 就会觉得天下太平没事，是吧。

娟: 是的。(停了一阵子后) 啊唉! 英芳啊，你知道到底为什么你弟弟跟你弟媳会阴阳不合吗?

芳: 我哪会知道。

娟: 你相信他们纯粹因为个性不合而离婚吗?

芳: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都不是个性极端的人，都不会意气用事才对。

娟: 正汉去美国以后，你也常跟他通电话吗?

芳: 不算常常，但他应该都很正常。

娟: 通话时，你看他的脸色表情都没问题吗?

芳: 脸色表情? 妈，他会有什么问题吗?

娟: 我担心他不是去念书，而是去治病。

芳: 治病? 妈，你担心---

娟: 是的，说不定他得了什么不好医的，去美国就是要医那个病。

芳: 想太多了。妈，你想太多了。如果正汉得了什么重病，玉贞会因此跟他离婚吗? 她会那么绝情吗?

娟: (觉得不好接话。几分钟后，把涂黏好配料的蛋，小声用手指点数一下)

2,4,6,8,10,12,14,16,18,20，没错，二十个。

芳: 妈，今年我们才三个人一起过年，为什么要照样做二十个太平宴呢?

娟: 这当然也是传统。二十就是双十，十全成双，是最吉利不过了。你知道吗? 十个蛋变成二十个太平宴，除了表示阴阳好合、繁衍加倍、多子多孙以外，还有福份十全、双双加倍的意思。

芳: 妈真的太懂传统了。

娟: (把涂黏好配料的蛋全都拿去放在蒸笼里蒸) 这些蒸好以后，放凉了，再用油炸一炸，就是你妈的特色年菜了。

XXXXX (十几分钟后，在客厅里)

优: (手里拿着 iPhone) 正汉昨天打电话回来时，我没有响应好，刚才我打给他，他却没接。

芳: 爸，因为时差的关系，这个时候他可能还在睡觉啦。

娟: 你想跟他说什么吗?

优: 我想再看看他的脸色表情。另外，我想叫他打电话给玉贞，叫玉贞明天带佑

安、佑全回新竹过年，像以前一样。

芳：爸，他们都离婚了，玉贞不会听他的了。

娟：不然我来打给玉贞好了，我来要求她。

芳：妈，离婚的媳妇会愿意回婆家过年吗？

优：不然叫她把小孩送来就好。吴家的小孩不在吴家过年，这样对吗？

芳：(想了一下) 爸，妈，幼儿都是黏着妈妈的，佑安、佑全怎么可能单独留在新竹呢？玉贞答应带他们在年初二时回来让你们看看，那已经是不错的安排了。

优：什么不错的安排？媳妇变成女儿了吗？

娟：我也觉得不好。不知道的人，还真会以为玉贞是我们家的女儿，以为她带小孩在年初二回娘家呢。

优：这个年头，难道婆家娘家也要混淆不清吗？

芳：爸、妈，这个时代已经不流行固守传统了。许多人都出国旅游不在家过年了。

优：(不高兴地) 这么说，你也喜欢四处跑，不想在家过年吗？

芳：爸，要是你们不反对，我倒想带妈跟你到美国玩，顺便看正汉有没有在念书。

优：真的？你有这个想法吗？

娟：过年时，在美国有年菜、年糕可以吃吗？

芳：当然有。到唐人街去，要什么有什么。

娟：也有我做的那种太平宴吗？

芳：或许。不过一定不像妈做的那么好吃。

优：现在大家也都流行用买的，不想自己做年糕、年菜了。不管如何，自己做的，就算没有更好吃，至少也更---

娟：至少也更有妈妈的味道。

芳：对，我们的太平宴就是有那种妈妈特有的味道。那就是我每年回来想要再次吃到的。

娟：英芳啊，你回来过年只为太平宴吗？

优：英芳啊，正汉不会怀念你妈做的太平宴吗？

芳：(想了一下) 爸，妈，说到过年，我最近听到一个同事说：年如果是一只怪兽，牠不是传说中的一只会把众人吃掉的 *monster*，而是一只会把家人吸来黏住的 *magnet*。父母的年菜、年糕都很黏，父母的心意更是黏，小孩回家过年就像一时被磁铁给吸来黏住一般。

优：(想了一会儿) 这比喻是有道理。几天在家过年就是大家几天黏在一起罢了。几天过后，大家就又散去，又各奔东西了。我担心的是---

芳：爸担心什么？

优：你妈跟我都是一块老年糕。年糕放久了，不仅会发霉，也会干掉裂开，会失去黏性，会黏不住儿女的心。

娟：对啊，正汉跑了，我们黏不住他了。现在媳妇也跑了，两个孙子也看不到，你---英芳啊，你---

芳：爸，妈，我已经决定不结婚了。我决定永远陪在你们身边，永远被你们吸来黏住。

优：不！千万不可，千万不可。你一定要结婚，一定要成为另一块有吸力的磁铁，另一块会黏人的年糕。你妈跟我都宁愿你也远走高飞，只要你也成家就好。

娟：(开始红了眼眶) 是啊，英芳，就算你嫁给洋人，你爸跟我也会高兴的。

芳：(跟着心酸起来) 爸呀，妈呀，我知道你们的心意。可是，这个时代，许多人结了就离，造成许多问题。我们家正汉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看到他的例子，我还敢结婚吗？

优：(觉得无言以对) 天哪！这个年我们真难过啊！

娟：(看到优手里还拿着 iPhone) 英芳啊，这个年头，你爸跟我都变成哀凤了。你知道吗？(哭了起来)

第十七场

背景： 汉于农历过年时也没回家探亲，其父母因而更加思念他。英芳曾表示要带父母赴美旅游，顺便探望正汉。六月时，趁机票未涨价前，英芳特地请假，真的带她父母赴美。汉到纽约的机场接父母及姊姊到他租屋处，休息两天后，便利用周末一同参加当地的旅行团，到著名的尼加拉瀑布游览。

现况： 游览小巴士到达尼加拉大瀑布时，已过中午。吴家四人先在简餐店吃饭，饭后随即边走边聊，边聊边看风景。

汉：(在餐厅里，与家人同坐一桌，各自端回餐点，大家边吃边低声说话) 姊可能习惯了。爸妈会习惯这种饮食吗？

优：没味道，美国的食物都是没味道。

娟：不是没味道，而是全部的味道都一样。

芳：都一样就是平等，大家生而平等，吃也平等。

汉：其实，美国食物通常不先调好固定的口味，而是给食客留下自行调味的空间。

你们看，(用手指向前方) 那边的瓶瓶罐罐都是调味料，你要什么味道，就自己去拿去调。

优：(看到那些瓶罐) 那么多种，谁知道要加什么，要怎么调？

娟：美国的厨师显然不愿负责任，不肯帮人调好味道。

芳：妈，其实他们是尊重自由，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

汉：对，平等与自由就是美国独立的基本精神。

优：说的好听。大家都真的那么自由、平等、独立吗？

芳：以前是没有，以前在美国，黑人跟女人也是谈不上独立、自由、平等的，可是现在都改善了，现在大家都真的可以独立、自由、平等了。

娟：听说美国的小孩十几岁就学会独立了，真的吗？

优：其实，最自由的地方是台湾。在这里，开车开到巷口就必须停一下。在台湾，车子好像到处可以横冲直撞，遇到红灯好像也可以随意乱闯。

汉：爸，那叫国情不同。在美国待久了你就会知道。美国由五十个州组成。每一个州就像一个邦国，各自定下自己的法律。每个州还住着各色人种，信仰各类宗教，也真的各有不同的风土民情。

芳：没错，美国是个文化的大熔炉，它是彰显同中有异的国家。同中有异是它的特色。

汉：对，同中有异。人也是同中有异，大家都是。

XXXXX (四人吃完饭，起身往外走，朝瀑布走去)

汉：(走动中，转身过来，对其父母) 爸，妈，你们知道吗？尼加拉大瀑布并不是单一的瀑布。

娟：你是说有好几个尼加拉瀑布？

优：你是说尼加拉瀑布分成好几个？

芳：我知道的。它其实包括三个瀑布。

汉：对，是三个。我以前一直以为它只是一个很大的瀑布，后来才晓得它是由三个不同的瀑布组成的大瀑布。

芳：有趣吧，美国是联合五十个邦组成的合众国，尼加拉瀑布是联合三个瀑布组成的大瀑布。

优：三合一就是“三位一体”吗？

娟：三个瀑布也叫圣父、圣灵、圣子吗？

汉：不，等一下我会说它们的名字。

芳：其实，这一个或三个瀑布是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尼加拉河上。观光客有的从美国这边看过去，有的从加拿大那边看过来。

汉：(走一段路后，已经看到了瀑布，停下来) 爸，妈，过来，你们看向右边。右边的河水由三面形成一个倒 U 字形，往下倾泻。看到没有？

优：有，有，但不是很清楚。

娟：有，好大的瀑布啊！

汉：因为它的形状很像马蹄铁，所以叫做“马蹄铁瀑布”。

芳：这是三个中最大的瀑布。这个要从加拿大那边看过来才比较清楚。

汉：要看清楚，最好坐直升机从天空看下来。不过，往下走到尼加拉河的谷地里，然后从下面看上去，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芳：等一下才走到谷地里吧。

汉：(再往前走一段路后，停下来) 爸，妈，这次向左边看。那边的河水是不是由两面从忽高忽低、前后错落的岩石上，倾泻到河边的礁石里？

优：是，是，看得很清楚。

娟：它叫乱奔乱滚瀑布吗？

汉：不，它就叫“美国瀑布”。

芳：因为它看来真的是专属美国这一边的。

汉：(再走一段路后，停下来) 爸，妈，你们看，前面那个小小的瀑布，只让河水由一面绵绵泻下。你们说，它像什么？

优：像什么？瀑布都像布，不是吗？

娟：我看有点像垂挂下来的大毛巾或大浴巾。

芳：妈说的比较接近。

汉：它叫“新娘面纱瀑布”，因为它真的很像新娘所戴的面纱。

优：(点点头) 对，对，很像面纱。

娟：但一定是新娘戴的吗？不可能是老娘戴的吗？

芳：妈呀，你难得这么幽默。你看得很开心，是吗？

汉：这三个瀑布大小形状各异，气象也因而不同。我觉得右边那最大的马蹄铁瀑布，是雷霆万钧，充分表现美国的大、美国的强、美国的力。它有西部牛仔的粗犷，它最吸引我。

芳：相形之下，这新娘面纱瀑布就显得娇弱，它只有婀娜的体态与轻柔的言语。你难道不喜欢这种女子吗，正汉？

优：(看向汉的脸孔，发现他沉默不语) 你一方面喜欢宏伟壮大，另一方面也喜欢娇小美丽，不是吗？

汉：(想了一下) 应该是，但我也喜欢神秘难解。那美国瀑布有点北方佬的深沈，它也能吸引我。

娟：正汉，你总不能这也喜欢，那也喜欢吧。你是用情不专的人吗？

汉：(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妈，我---

芳：(试图帮汉解围) 妈，尼加拉三瀑布就像尼家的三兄妹，我们不能全喜欢他们三个兄妹吗？

娟：可以，我们就走到谷地里，往上瞧一瞧他们的容貌吧。

优：(当四人都走到谷地里时，听着瀑布发出的巨大声响) 你们光谈那瀑布的形势气势，忘了这么大的声势吗？

汉：对，我们老远就听到这三兄妹在轰隆轰隆地鸣。

优：还有呼呼号号地吼。

芳：我们走近时，另外可以听到小雨淅沥淅沥在此起，以及大雨哗啦哗啦在彼落。

娟：英芳，你耳朵太灵了。正汉，你说，你还听到什么？

汉：我仿佛听到沙场敌军在嘶喊，以及枕边伊人在叮咛。

优：(很惊奇地) 我的正汉啊，你太有想象力了。你妈是怎么生你的？

娟：我生给他想象力，他却只会想入非非。说什么沙场敌军，说什么枕边伊人，其实，他想到的只是粗犷的西部牛仔，以及深沈的北方佬，他已经忘了眼前那可爱的新娘，已经忘了去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优：我的老婆啊，你的联想力也够强啦！

芳：哈哈！不是 Like father, like son, 而是 Like mother, like son。有其母，必有其子。

汉：(看看手表) 爸，妈，姊，大家不要再开玩笑，我们要准备回家了。

第十八场

背景：汉之父母与姊姊到美国仅旅游一周 (因为英芳无法请假太长)。其实，他们是以旅游之名前来探视正汉，目的在于判断他是来美国就医或就学。这趟“美国之旅”当然证实正汉是来念书而非医病。

接着暑假期间，汉也没回国，而是留校做研究工作。很快地，新的学期又开始了。汉接到台湾同乡会的通知，邀他去参加迎新会。

现况：某晚，在校园内的某一学生活动场所，台湾同乡会正在举办新年度的迎新会。正汉到场去缴年费。缴完费，他没有留下来聊天、吃饭、参与余兴节目。他匆匆离去。几些在场的同乡 (包括老陈、旺哥、阿吉、小邱等男同学，以及 Betty, Dora, Gwen 等女同学) 看到他来去匆匆，便谈起了他。

陈 (看到汉来到接待桌报到、缴费，立即指向汉而对同桌的同乡说) 你们看到没？那位帅哥---

邱：(看向汉) 好清秀啊！真是帅哥！

吉：(也看向汉) 我觉得他又帅又美。如果留一头秀发，一定会被认为是美女。

旺：(同样看向汉，这时汉正跟庄会长握手寒暄) 他的芳名，你们知道吗？

陈：我当然知道。他姓吴，英文名是 William，但大家通常叫他 Bill Wu，不叫他 William Wu。

旺：听说也有人故意不叫他 Bill，而叫他 Nill。

邱：Nill？为什么呢？

旺：(对陈) 老陈，你说为什么？

陈：(看到汉离开庄会长，调头走出会场) 他缴了费，却不参加我们的活动。他愿给钞票 bill，却 will not 参加活动。可见他真的是常常在拒绝，真的就是常常在说“will not”的 Nill。

吉：会不会他长得像美女，所以有人故意说他是 Nell 的姊姊或妹妹 Nill？

邱：(立刻问隔壁桌的女生) 喂，Betty，心理系的美女 Nell 今天不来吗？

Betty：嘻嘻！小邱，你这 Little Hill，你一看不到 Nell，就想念起她了吗？

邱：不，阿吉想知道 Nell 是不是有个 sister 名叫 Nill。

旺：其实，小邱很担心 Nell 会变成 Nill 的 Gill。

Dora：你们在说谁啊？谁是 Nill 啊？

陈：Nil 就是 zero，也就是 nothing。不过，我们的 Nill 并不是不存在的人。他

就是“吴先生”，也就是 Bill Wu。可惜的是：他并非“无所不在”。他常常只待在他的研究室。像今天---

旺：刚才他来一下就走了。我们的同乡会里是有这么一个 Bill Wu，但有却等于无，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的活动。

Gwen：你们这些 Jacks 知道吗？我们一大堆 Gills 已经注意他很久了，也把他调查得---

旺：一清二楚吗？

Gwen：不，一无所知。

Betty：对，不仅 Dora 不知他是谁。我们都觉得他是 Mr. Mystery。他已经成为神秘的话题人物了。

吉：真的吗？神秘客变成了话题人物吗？

邱：什么话题啊？

陈：话题？女生最想知道的当然是：Is he married？

Gwen：你们这些 Jacks 已经知道了吗？他仍然 single 吗？

Betty：他应该不是仍然“小姑独处”才对。

旺：哈哈！他是 Jack，不是 Gill，当然不会“小姑独处”。

陈：看他的年纪又看他的相貌，他一定是已经让某个小姑不再独处了。

Dora：多可惜啊！

陈：但说不定他已经因为另一个小姑而跟他的另一半 divorced 了。

Dora：有可能吗？他的另一半会跟他 divorce 吗？

吉：Nill 自己不说，谁会知道他跟他的 Gill 是离或是合呢？

Gwen：他不说的事情太多了。有人说他来自新竹，也有人说他来自新北，更有人直接说他来自竹北。

陈：据我观察，他可能来自台南。他整个人古古的，一定是来自古都。他一点也没有新意。

旺：他是很古板，很像爱念医科的南部人。

Betty：听说他曾经执业当过眼科医师。

Dora：这一点他也不肯证实吗？

Gwen：至少他没否认。他可能看太多 Gill 的明眸了，所以对许多有皓齿的 Gills 都不感兴趣。

吉：他是连对 Yuki (台语“幼齿”) 的 Gill 也没有反应。

邱：这么说，他是不是 gay 啊？

陈：谁知道？好像也有 Jacks 想找他当 Gill，可是他还是 Nill，还是不愿意当 Gill。

旺：据我了解，他是既不当 Jack 的 Gill，也不当 Gill 的 Jack，可是他却很爱听 gay 的故事。

Betty：这一点我可证实。有一次他还问 Nell 喜欢不喜欢 gay。

邱：那 Nell 怎么说？

Betty: 你别紧张。Nell 说她不喜欢。不过，Nell 讲了许多 gay 的谣言给他听。
他听到整个人---

吉: 整个人都 gay 起来了吗？(看到 Nell 来了) 哈！说鬼，鬼就到！Nell 来了！

邱: (看向来到接待桌的 Nell) 叫她过来吧，叫她来证实。

陈: (大声地对 Nell) Hello！美丽的 Nell，过来这里吧！

Nell: (看到这两桌男女同乡都很 gay，于是真的走了过来) 你们为什么这么 high 啊？同乡会应该还没开始吧？

Gwen: 同乡会还没开始，可是大家谈到了我们的话题人物。

Nell: 你是说 Bill Wu？那个神秘的 Bill？

Gwen: 是的，大家谈到了 Bill，讲到他爱听 gay 的故事。

Nell: Bill 是喜欢听到 gay，没错。

吉: 这么说，我们的 Bill 不是 Bill Wu，而是 Bill Gay 了。哈哈！(大家也跟着大笑起来)

旺: 太可惜了。我们的 Bill Gay 来了又走，今晚不陪我们一起 gay 了。

庄: (看到同乡同学来得差不多了，于是用麦克风宣布) 各位同乡同学，今晚的聚会要正式开始了。

第十九场

背景: 贞与汉离婚后，贞仍然请征信社继续收集有关罗与汉的“情资”。贞想知道罗是否确实跟汉断了往来，也想知道汉是否另外与他人有暧昧关系。汉出国后，征信社较难收集他的“情资”，只能间接透过在美国的友人，帮忙到汉的住处与学校了解一般的情况。

现况: 汉出国后第二年的十一月，征信社的张小姐依约到贞的住处，向她报告最近得知的讯息。

张: (坐在客厅沙发面对贞) 李医师，这一次真的是戏剧性的发现。

贞: 戏剧性？L 与 W 还在演他们的戏吗？

张: 不，他们应该没有往来了。

贞: 那末，L 在跟哪个别人演戏吗？

张: L 一直想找别人，也换过一两个对象，但过程似乎不太顺，结果也不太好。

贞: 你是说人家最后都不跟他一起 gay 吗？

张: 是的，最近他显然非常懊恼，而最可悲也最戏剧性的是---

贞: 是怎样？

张: 他中风了！

贞: 中风了！真的吗？你们有证据吗？

张：有。(拿出一张照片)这是他全身瘫痪的照片。事实上，他也无法言语。

贞：瘫痪，无法言语？

张：是的，他一定无法再找人取乐了。

贞：他年纪不大，怎么会中风呢？

张：真正的原因，恐怕只有你们医师才知道。不过，我猜他喝太多酒了。他懊恼的时候，经常猛灌黄汤，常常醉到胡言乱语。

贞：(思考许久)那末，有 W 的消息吗？

张：没有太多新的消息。

贞：你们在美国真的无法“征信”吗？

张：你也晓得，美国不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在美国也没有分公司，没有联营机构。我们只能找一些友人去了解一般的情况而已，谈不上“征信”或侦查。

贞：在那里，你们是不能有 spy，但你们的友人不能 espy something 吗？不能注意到一些戏剧性的转变吗？

张：抱歉，李医师。到目前为止，我们观察到的是：W 似乎不太出门，他不在住处就是在研究室，不在家里就是在学校里。

贞：他都把自己囚禁起来而不参与活动吗？

张：他是很像囚犯，我们看不到他参加所谓的活动。他连同乡会都只是去缴年会，不去聚餐欢乐。

贞：这么说，他完全专注在学业，不想再交朋友，是吗？

张：是的，我们的分析是：他已经厌恶 gay 了，他不会再有 gay 的行为了。

贞：你们有没有发现任何女生---

张：女生？对他有兴趣的女生当然有，可是他对那些女生好像也没有兴趣。

贞：真的吗？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好像没兴趣吗？

张：坦白说，我们并不知道。(想了一下)对了，他好像很舍不得花钱。他对人对事都不太愿意花钱。

贞：这是什么心理啊？

张：坦白说，这也只有心理医师才晓得。

贞：(再想了一阵子)人的心理是很难侦查。有些人的心理，恐怕只有最亲密的人才能探知。

张：对，W 的心理，恐怕只有李医师才能探知。你自己愿意去探知吗？

贞：(想了一下)以后再说吧。

第二十场

背景：汉出国后第二年的夏天，佑安已经去上幼儿园，佑全则还是请信佳阿姨照顾。汉出国后，贞的母亲杨伶俐一直跟她住在台北，一则作伴，二则帮忙料理家事，三则也帮看小孩。贞的父亲李顺天也常来一起住，但他也常回

台中自己的家，一则处理家务，二则跟亲朋保持联系。至于汉的父母，则照常每两周来台北看孙子一次。最近，佑安讲了一些似懂非懂的话，令他的爷爷奶奶非常担心：他们很怕玉贞会再嫁，更怕两个孙子会变成别人的小孩。

现况：十二月初的周末，优与娟再来台北看孙子。那天，贞与父母，加上佑安佑全，都在家等候爷爷奶奶。

天：(原本坐在沙发上，听到电铃声，赶紧起身去开门) 亲家呀，早，你们早！

俐：(原本抱着佑全，赶紧把佑全交给贞，带着佑安往前迎接) 来，佑安，赶快来跟爷爷奶奶说好。(接着对娟) 亲家母啊，今天来得特别早，乘车比较顺畅吧？

优：顺畅，今天特别顺畅！

贞：(赶紧抱着佑全，也往前迎接) 爸！妈！

娟：(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玉贞，你在叫我吗？

优：(也感到意外) 玉贞，你还承认我们这对爸妈吗？

天：(替贞回答) 当然，当然。

俐：你们当然还是爸妈。(对佑安) 来，佑安，快来叫爷爷奶奶，快说“爷爷好！奶奶好！”

安：不要！(不肯往前走) 爸爸好！妈妈好！

优：(觉得有点尴尬，但也很高兴) 对，爷爷是你爸爸的爸爸，奶奶是你妈妈的妈妈。

安：爸爸不回家。

贞：安安，不要乱说！

安：爸爸在手机。

天：天哪！安安的爸爸真的出现在手机里。

俐：(看到贞在流泪，自己也流泪) 来，安安，我带你到房间里看手机，好不好？

安：好！(俐于是带佑安走向卧房)

优：正汉常利用手机跟安安讲话吗？

天：是的，他也想跟佑全讲话，但佑全没有反应。

贞：佑全根本不知道手机是什么，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也根本不会看影像。

优：这不是办法。影像也不能取代真人。

娟：上幼儿园时，安安也会想念爸爸吗？

天：应该会吧。

贞：他有时会想念别人的爸爸，会讲到有爸爸来接小朋友。

娟：(感到心酸) 玉贞啊，我们也让正汉去接送佑安好不好？

优：(同样心酸) 玉贞啊，我们求求你，好不好？正汉如果有错，你就原谅他，好不好？

天：(看着贞只是流泪) 当然好。亲家啊，你也能叫正汉回心转意吗？

娟：他非回心转意不可。我还要他改过忏悔。

贞：爸，妈，不要说了。我知道你们的心意。让我好好考虑，好吗？

娟：好，好，东西坏了都可以修补，破镜也可以重圆。

优：(对贞) 你们之间，不应只靠手机。哀凤---

俐：(带佑安从房间内又走向客厅) 安安也不爱看手机。他比较爱看电视，爱看电视里的卡通。

天：看电视、看手机都对眼睛不好。

优：我们一起想办法让正汉回来带佑安去散步，好不好？

俐：他更爱溜滑梯、荡秋千。

娟：小孩是父母的宝贝，也是情感的保证。玉贞，你就让佑安、佑全挂保证，保证你跟正汉可以一起回心转意，好不好？

优：对。玉贞，我俩拜托你。你想办法让正汉回来一起过年，回来一家团圆，好不好？

安：(跑去拉贞) 妈妈，我要溜，我要溜！

贞：(把佑全交给俐) 好吧，我带你去溜，去公园里溜。

天：(对优、娟) 亲家翁、亲家母，我们也一起去吧。今天的天气很晴朗，我们也该散散心才对。

俐：没错。只要大家有志一同，散了也可以聚。我们都出去散心吧。(于是把佑全放在婴儿车里，大家一起开门走向室外。到公园时，娟主动帮忙推婴儿车，优则主动牵着佑安，李、吴两家不分你我，显得其乐融融。)

第二十一场

背景：圣诞节快到了。贞向医院请假，在圣诞期间去一趟美国。她向英芳问明正汉住处的地址，便只身飞到纽约。她住进正汉住处附近的旅馆，乘车到正汉所念的大学，勘察两地的环境，了解相关的人情，活像间谍一般。她想知道正汉是不是已经另结新欢，是不是对她还会忠贞。

现况：圣诞夜那天，贞守在正汉住处附近，注意正汉的动静。她发觉正汉没有出门，也没有人前来造访。等到那天晚上九点，她看不到人迹，便神出鬼没地去按正汉住处的门铃。

汉：(听到门铃，感到意外，从书桌边站起，走去开门) Coming! Who is it? (打开房门，看到贞，惊吓不已) 你! ? 是你! ? (看贞不动，也不出声) Really? 是你! Here! You here! 你在这里?

贞：正汉，是的，I'm here. 我来看你。

汉：(仍然不敢相信) 不，不! 这是 Christmas Eve, 不是 Halloween。

贞: (走进门内) 是的, 正汉, 我不是 ghost, 我是人, 是来看你的玉贞。

汉: Really? 你是玉贞? 你怎么来的?

贞: 当然是乘飞机来的, 不是骑扫帚来的。

汉: (笑了起来) 那末, 孩子呢? 佑安、佑全呢?

贞: Sorry, 我没带他们来。

汉: 那你来做什么?

贞: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来看你。

汉: 看我? 我好好的, 没有生病, 不是吗?

贞: 你现在没有, 以前有过。

汉: 我以前是有罪过。

贞: 不, 那不是罪, 那是病。

汉: 不, 那的确是罪过。是 sin, 如果不是 crime。

贞: 不, 我断定那是 illness, 是可以治疗的 illness。

汉: (想了一下) 我不明白, 你当初不是说“罪大恶极, 不可原谅”吗?

贞: 我是那么说过。但我当时审判错了。不, 我诊断错了, 我向你道声对不起。

汉: (想了一会儿) 我在作梦吗? 你跟我说“对不起”吗?

贞: 是的, 我不该说“罪大恶极, 不可原谅”。我不该叫你同意离婚。也不该让你来这里受罪。

汉: 受罪?

贞: 不是吗? 你一个人关在这里, 或关在研究室, 不是等于坐牢吗?

汉: 我是在念书, 在研究。我要念到 Ph.D., 我要研究---

贞: 研究什么? 研究视力问题吗?

汉: (想一下) 是的, 包括看清真相的问题。

贞: 真相? 什么真相? 视力不良的真正原因吗?

汉: 是的。(发现贞还站在那里, 赶紧拉一把椅子) 坐下来吧, 我跟你谈。

贞: (坐了下来) 视力不良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汉: (赶紧也倒一杯水来给贞) 喝了吧。有先天的因素, 也有后天的因素。

贞: (喝一口水) 这还用说吗?

汉: 其实, 罪跟病一样, 先天的因素都占最大的部分。

贞: (想了一下) 怎么说呢?

汉: 就以 gay 来说吧。

贞: Gay? 你还在想 gay?

汉: 我在这里看过许多有关 homo 的文章, 也听过许多实在的 cases。

贞: 你来研究 gay, 不是研究视力?

汉: 其实, gay 也是一种视力问题。

贞: 视力问题?

汉: 是的。大部分的人, 生来就是阴阳调和, 男性或女性的特征稳定明显。男的会被女的吸引, 女的会被男的吸引。可是, 有些人阴阳失调, 男人带有太多

女性特征，或女人带有太多男性特征。结果，男看女或女看男都失去应有的视觉，都变成视力偏差，都会看走了眼。于是，男的反而喜欢找男的，女的反而喜欢找女的。这就是 gay 的由来。

贞：这是 common sense，还需要研究吗？

汉：需要。有研究才有数据，有数据才是科学，才不是 common sense 而已。

贞：(想了一下) 那末，有 homo 倾向的男或女，会像吸毒一样，上瘾之后就很难戒掉吗？

汉：根据统计，有些人是永久型的 homo，他们一辈子都过 homo 的生活。可是，有些人却是短暂型的 homo，他们只是 gay 在一时，一阵子过后就腻了，就不再 gay 了。

贞：那末，bisexual 的人属于永久型或短暂型呢？

汉：比例上，短暂型较多。他们比较容易因为家庭因素而放弃 gay 的念头。这一点，你们家医科的医生应该知道。

贞：(一时无言以对。停了好久，觉得应该转换话题) 你打算在美国待到什么时候？

汉：待到我当这里的医生。

贞：待到---待到当美国的医生？不是拿到 Ph.D. 就好吗？

汉：不，我不想回台湾了。

贞：不想回去？为什么？

汉：如果你愿意，我想把你跟孩子接过来。

贞：(感到不解) 如果你不回台湾，应该是想在这里另外娶妻生子吧？

汉：你已经答应嫁给别人了吗？

贞：你爸妈希望我们复合。

汉：那你自己的爸妈呢？

贞：他们也说破镜可以重圆。

汉：(想了一阵子) 没错，感情是可以修补，可是---

贞：可是怎样？

汉：暗黑的势力很难抵挡。

贞：暗黑的势力？哪里来的暗黑势力？

汉：那个人。

贞：谁？那个人是谁？

汉：那个姓罗的，那个不讲礼、义、廉、耻的，那个不要天下太平的。

贞：是他？他是暗黑势力？

汉：是的。他要我付分手费，要我付出巨额的分手费，还威胁要公开我们之间的关系，要造谣说他已经得了 AIDS，要让我无法执业当医生，要把我澈底毁灭掉。

贞：他这么坏？你怎么不跟我说？

汉：我跟你讲，你能帮我解决问题吗？你能让他放下屠刀吗？

贞：(停了一下) 当时我确实不能，可是现在我能。

汉：你能？你能怎样？
贞：(再停一下) 正汉，你听着：他已经没有力气可以拿剃刀或屠刀了。
汉：没有力气？他的 muscles---
贞：正汉，他中风了，他的 muscles 都不管用了。他还无法言语。
汉：真的吗？你说真的吗？
贞：当然是真的。
汉：我还是不信。他是我心中赶不去的恶魔。
贞：(拿出罗已经瘫痪的照片) 看吧，这是他全身瘫痪的照片。
汉：(看了再看) 这照片哪里来的？
贞：征信社给的。
汉：(想了一下) 用针孔摄影录下他跟我 gay 在一起的同一家征信社吗？
贞：是的，他们一直都是我的探员。
汉：在美国，他们也对我“征信”吗？
贞：没有。在美国，我自己才是你唯一的侦探。这几天，我已经找上门了。真相已经大白了。你已经 clean 了。
汉：你说我已经 clean 了，是吗？不再 unclean 吗？
贞：是的，我相信你，I believe in you。不过，我奉命要把你押回台湾，你愿意乖乖就范吗？
汉：(瞪大眼睛，看着贞的脸，开心起来) 愿意，愿意！(过去拥抱贞) 哈你！我非常愿意！我像重生一样，我要赶紧回去！天下太平了！我不用避难了！我不必自我放逐，不必自我囚禁了！哈你！I love you! (给贞一个长吻)
贞：离果然是为了合，不是为了弃。哈你，I love you, too! (也给汉一个长吻)

第二十二场

背景：汉得知罗已中风无能之后，立刻同意跟贞一起回台湾，同时放弃学业。回台后，他随即回到原来的医院复职上班。同时，他也跟贞去办理再婚登记。很快地，又要过农历年了。这时，吴、李两家的欢乐当然不在话下。

现况：吴家在门口贴上春联。直立门左、门右的两句是极为传统的“天增岁月人增寿”与“春满乾坤福满门”。横写在门上中间的那一句则是新创的“年年相连代黏代”。这次，当然了，汉与贞带佑安、佑全回新竹过年，英芳也回来了。吃年夜饭时，大家围着圆桌有说有笑。

优：(看着满桌菜肴，再看着一家大小) 来，来，大家先吃 (台语)“长年仔菜”。(率先去夹那碗烫熟而且全株连根的小菠菜)
芳：爸，你为什么不说菠菜呢？

娟：这还要问吗？菠菜会引起“风波”的联想，(台语)“长年仔菜”(国语)才会有“长命百岁”的含义。

汉：其实，说它“菠菜”也好，说它(台语)“长年仔菜”(国语)也一样，反正它都是非常营养的蔬菜，都含有丰富的铁质。

贞：问题是：小孩子都不太爱吃蔬菜。我们怎么让佑安吃(台语)“长年仔菜”(国语)呢？

优：(立刻对佑安)安安，来，来吃这种菜。你吃一株，爷爷就给你一个红包。

安：不要，我不要吃菜菜。

娟：安安，你一定要吃。那会让你“长年欢乐”喔。

安：不要，菜菜不好吃。

汉：安安，你知道吗？这种菜是恐龙吃的，你要跟恐龙一起吃吗？

贞：是的，恐龙爱吃，你不爱吃吗？

安：爱吃，我也爱吃。(于是贞挑一株最小的给佑安吃)

娟：(看佑安吃下菠菜)好棒喔！我们的安安好棒喔！

芳：还是安安的爸妈最棒，最懂儿童心理了。可惜的是：佑全还不会吃蔬菜，怎么办？

优：只好爸妈代替他吃了。你们姊弟小时候，都是我跟你妈帮忙吃(台语)“长年仔菜”(国语)的，你们当然不知道。

汉：好吧，玉贞，我们一起帮佑全吃一株吧。(夹一株吃一半，留一半给贞)

贞：(吃那半株后，再夹一株)我要吃一株自己的份。(对汉)别忘了你自己也要补一株。

汉：好的。(夹吃另一株)愿大家都长年欢乐，长命百岁。哈哈！

娟：(也吃完菠菜后)接着大家也必须吃太平宴。来，来，吃吧，今年的太平宴应该特别好吃，特别有妈妈的味道。

芳：妈，这道菜本来就叫“太平宴”吗？

优：(代娟答)不，平常时候有些人叫它“zib-gui-neng”(台语“入规卵”)。(台语)“太平宴”(国语)是过年时候，特别取的菜名。

娟：不管如何，我说过的，这道菜是一半鸡蛋或鸭蛋，涂上一半鱼浆配料做成的。两半合一，就像阴阳合体，过年时候吃了，才能保证来年不会走极端，而能和谐顺畅。

芳：这么说来，正汉和玉贞都得多吃了。妈，到底只能吃一个，或可以吃两个，甚至于三个呢？

娟：没有限定，但至少每人吃一个。今年佑全还不会吃，恐怕正汉、玉贞也要帮忙吃了。

优：安安会爱吃这种蛋吗？

汉：应该会的。(对佑安)来，安安，这是恐龙蛋，你想吃恐龙蛋吗？

贞：(看到佑安在犹豫)安安，爸爸说错了。那不是恐龙生下的蛋蛋，而是恐龙爱吃的蛋蛋，你也爱吃吗？

安：爱吃，我也爱吃。(于是贞夹一颗给佑安)

优：(看佑安用手摸太平宴，没有咬，于是对安) 太大颗，是吧？来，爷爷帮你切成小块块。(于是帮忙用筷子夹碎那颗蛋)

娟：(看到优夹碎太平宴时) 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芳：安安，赶快吃，不然大姑妈要抢过来吃啰！(于是佑安赶紧塞进一口)

汉：其实，蛋跟鱼浆都是蛋白质，炸过的太平宴也太油腻了，多吃还是不利健康。

优：过年时候，还担心那么多吗？

娟：等一下大家还必须吃鱼呢。

芳：还好，我知道的，鱼不能吃完。大家把鱼吃剩，表示“年年有余”。

汉：我担心“吃鱼”会不会越吃越愚笨啊？

优：把“鱼”吃下肚，就是吃下愚笨，留下聪明。

汉：那为什么不把鱼吃光呢？

芳：正汉，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吗？人是无法聪明一世的。

娟：对，愚笨一时是可以原谅的。玉贞，你说，是不是？

贞：妈，当然是。我也曾经愚笨过。

优：过年时候，大家不要再讲愚笨的话了。我很高兴，这个年，大家都黏在一起，都一家团圆了。

芳：爸，妈，我告诉你们：我们这一家，明年过年的时候，吃年夜饭的可能不只七人，而会变成八人，也就是不仅是 lucky 的 seven，而是一路大发的八。

娟：怎么？你知道玉贞怀老三了吗？

优：英芳，你有男朋友了吗？

芳：爸，妈，我的男朋友是瑞士人。他是某家大药厂的经理人。他家在巴塞尔。可是他答应结婚以后，要陪我回娘家过年。

娟：结婚？你突然要结婚了，真的吗？这是善意的欺骗吗？

优：瑞士人？是白人吗？你不怕黄、白不合吗？

芳：蛋不是黄白合体吗？爸妈上次不是说我嫁给老外也没关系吗？罗哲对我很好，他已经要正式向我求婚了。

汉：英文名叫 Roger 吗？

芳：是的，Roger。但他不是 Roger Federer，不是那鼎鼎大名的网球明星。

贞：大姊，你就跟我们说 Roger 就好，不要翻成罗哲。我们都懂一点英文，不是吗？

芳：是，是。他叫 Roger，不叫罗哲。他不是哲人，虽然他也懂得礼义廉耻。

优：我真的希望明年过年你会带 Roger 回来，不仅让他尝一尝有妈妈味的太平宴，也让他吃甜甜又黏黏的年糕。

娟：我更希望你也带两个外孙回来，这样就不只是一家大发，而是十全十美了。

芳：这怎么可能？爸妈要我立刻结婚，立刻怀有双胞胎吗？

优：近年来，未婚生子的例子，不是很多吗？

娟：对于你，我们接受例外，我们可以让你“先上车，后补票”。

芳：原来爸、妈已经那么开明了，已经不是传统守旧的父母了。

汉：我太高兴了！

贞：佑安，我们来拍拍手吧！（开始一起拍手）

汉：我也要帮佑全拍拍手。（于是一家传来众多喝采声与欢笑声）

(剧终)